



夢窩集 三

疏劄

卷五

^ 16
2320
2321
3



2321
5-3

夢窩集卷之五目錄

疏劄

辭大司諫疏

辭江華留守疏

辭吏曹判書再疏

四疏

五疏

請監試疊錄儒生施罰疏

因趙泰億啓承 嚴旨請罪疏

辭右議政三疏

夢窩集

因領議政崔錫鼎書啓及疏辭職劄

因慶尚監司李檉疏辭職劄

因諫院啓請譴劄

因林溥疏待命疏

辭左議政三疏

四疏

五疏

夢窩集卷之五

疏劄

辭大司諫疏 乙亥

伏以庸陋如臣本無一能重嬰釁累分甘廢棄而更
化以來 除命洊疊初頭一出只欲少伸其感激之
私而已至於逐隊旅進受爵不讓祗以辱 清朝而
羞當世非臣之所敢出也况於清顯之職既有先臣
遺戒尤不敢冒進以處頃忝諫長嘗以此自列而職
名徑遞疏不果上然臣弟昌協曾已具陳此意於辭
本是宜在 聖鑑洞燭之內矣乃於茲者又以臣除

是職 諭令乘駟上來臣仰承 隆旨誠不勝隕越而顧念先訓終何忍忘棄使臣畏威懷寵昧然趨命雖可以苟免罪戾榮其一身而人必有唾鄙而竊罵者矣臣雖頑愚尚安敢冒此以進也且臣弟昌協亦方有玉堂新 命國有三司最重首席而兄弟一時并據其二區區私分之難安固不足道而其在朝家政體決不當若是偏私也伏乞 聖明并賜照察亟遞臣職名以重名器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辭江華留守疏

戊寅

伏以臣前月聞老母在京病重自海邑受由來省未及還歸不意新 命遽及於此際臣誠驚惶震越不知所以自措也不肖如臣念絕仕宦本當屏伏田間以沒其齒而只以州縣差遣異於內職母老家貧急於便養黽勉赴任仰承 德意反顧初心實多違負俯循賤分亦已優幸豈謂更膺 寵擢晉躋卿列以重其非分之灾哉伏况江都一府 國家所恃以爲保障自昔選用守臣不翅難慎苟非幹略聲望著稱一時者莫或與焉而及今儲胥增重事務尤殷則責任之隆視前益彌矣臣本迂疎短拙全乏材具區區

一縣之政尚多得罪於吏民有負於職責今乃畀之留鑰之任而委以牧禦之事何異駑馬羸犗不任柴車而更使之駕大輅取千里哉微臣債敗雖不足恤其如誤 國家委寄之重何哉此尤臣之所以揣分恐懼不敢承當者也抑臣又竊有怵惕於心者頃因鄭澔疏 聖批舉昔年大臣論斥尹拯之失其時大臣臣父卽其一也茲事委折戶曹判書臣閱鎮長疏中既已略陳而日昨臺臣之 批亦已開示 聖意臣不容復有所覲縷第念臣父當日所論亦有意義而今者 聖上以大段失着爲 教則雖在冥冥之

中亦必惶悚無地矣臣於此際叨竊 寵命自同恒人臣雖冥頑其何能自安耶臣之爲此言極知猥越而妄恃體下之 眷不敢自隱其私伏乞 聖明察臣才器之不稱諒臣情理之難安亟 命鐫臣新授資級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大願

辭吏曹判書再疏 癸未

伏以臣猥以賤品遽膺匪分之 命悉暴危懇仰干蓋高之 聽庶冀俯垂矜諒卽 賜處分及承 聖批不惟所辭未準 辭旨優異有非庸陋如臣所宜得於 聖明之下者臣誠感激惶感不知所以自處

也臣以禍釁餘喘夫豈有供世之念而前後 恩命
一皆辭避亦有所不敢勉承外邑之除蓋為粗伸分
義之計本非因仍進取之意而不自意自州郡而陞
居留自居留而躋卿班其有負初心亦已多矣今若
徒畏 君命之嚴重罔念先戒之丁寧恬然冒居於
顯要之地而不復知避則是名教之罪人也堂堂
聖朝何患無人而必取此得罪名教者畀之銓衡之
柄則其為辱 朝廷而累 聖治果如何哉臣非不
知違拒之為不恭撕推之為未安而以私以公決無
冒進之理只以被譴為期故於昨日 嚴召之下終

不得承 命臣之罪戾至此尤萬萬矣茲冒萬死更
申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亟許鑄免
臣新授職名仍治臣違慢之罪公私不勝萬幸臣無
任屏營祈懇之至

四疏

伏以臣連章哀籲辭竭意殫日夜默禱恭俟 俞音
而 天聽邈然不賜矜諒依前以安心行公為 教
臣固已抑塞悶感不知所出矣繼伏見昨日舉行條
件則 聖教中所責以分義所在不容言私者既嚴
且重而終使之告祠而後出仕則 德意藹惻 恩

數變異從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蓋不多見而臣
乃有之則感泣隕越之外理窮勢迫益見其轉身為
難更將何辭以瀆於 蕤纘之下哉然臣竊又伏念
自 上下詢於大臣者宛轉開端似未有一切意思
而至舉先臣遺戒中八字全文而誦言之以臣辭避
之義爲無足恠則其爲體下之道亦可謂曲盡無憾
而殆將不忍於驅迫也乘機導達善爲陶勻亦在大
臣一番吁咈而惜乎其不能爲此也若其所援李奮
及申晟兄弟之前例是固與臣私相問答者曲折如
許矣然其所以處臣不許其爲申晟之遂志而使之

從李奮變例則臣誠未曉其所謂也夫李奮之所被
恩禮自是稀有底事固不可施諸人人而其所受
戒云者以臣而較實有常變緩切之異雖申晟兄弟
亦與彼一般而其辭也獨能得其 恩遞 朝家處
分可謂允當矣在父子則子不爲棄父之言在君臣
則君不爲奪臣之義義順理得凡可以爲受先戒立
仕路者之當行通例况以臣情理之切迫有倍於人
而獨不可以與此乎今日 朝廷雖曰乏人而求其
才識勝臣者則固不爲少臣子分義固宜匿躬而惟
此乞遞亦非直爲私也朱子有言曰士大夫之辭受

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然則臣之不欲置身於顯要者雖若出於家人父子之私其有關於一國四維之存亡亦不為輕今使臣冒昧一出苟為承順夫一時君相方便處分而謂可藉口則獨不顧後世持清議者唾罵而嗤鄙之哉今臣情勢可謂窮極矣如將免誅於君父則必且得罪於名教反覆思惟未見其可均之為罪豈若歸命司敗亟被鈇鉞之為愈也昨者嚴召又降而終不得祇赴臣之一向違命之罪於此益缺矣茲敢疾聲申籲於天地

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更垂矜憐將臣職名為先罷免仍治臣前後逋慢之罪以肅 邦憲以安微分不

勝萬幸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尚不出仕此事何如右議政申琬曰金昌集常以先戒陳疏
戒為言而人臣許國之後雖有父兄之戒古人亦有
不能堅守者道理然矣向者左叅贊李會亦以此不
欲出仕迫於朝者隨其先之敦勉終不能自守其志蓋人
臣之道雖有可用之人終不得用耶臣等每以難行
人之志為言而渠則以為李會則固不可謂無執而
與其臨沒了寧之訓有間者此固不可謂無執而
朝家之以此有區別於彼此未可知也
判書申最兄弟每以先戒不仕銓職為言而伊時銓
地不患乏人故聖上雖以體下之意有所許遞引
以為例則亦未可知於事體何如也
以此為言矣辭避則豈不太過乎右議政曰臣等亦

遠顯要之語則無惟有辭避之意而此不過為父兄者一時教訓其子弟之私情而為人臣既已許身於國家則分義至重身非已有况今君父至加敦迫則亦以此意告祠而出膺君命可矣且即今大政遷就可慮天官之長不可久曠以此出舉行條件即為牌招察任可也

五疏

伏以臣哀籲無效血悃未暴擿來推去以至累次則輒復有非常處分不世恩數使臣情勢一倍窮感昨者所以大聲疾呼願得歸命於司敗者實出於計不得已亦非飾辭而鈇鉞未加恩諭愈敦是蓋由臣誠意淺薄不克格天而惟號斯言亦未有倫有脊而然也 聖教中分義二字最為嚴緊而前疏

潦草有欠明白陳破則臣之肝膈猶有所未盡據者矣夫人臣許國固當以分義為主而資父事君亦豈不有聖訓乎移其孝於家者以為愛君之仁推其不欺其親者以為體國之誠臣之於君其有所資而事焉者義蓋如此雖君之望於臣亦豈欲喪其所以資而苟為從我乎是之謂忠孝本無二致而至於出處辭受之際公義私守不容兩立則亦惟在上下商量較其輕重以為去就之裁是亦莫非義也若謂許國以後只可知有二字不容一言及私而有命則膺有召輒進而已則是李密陳情之表不當纒縷於星

夢寤集
火督迫之際而劉珙守制之懇不當申復於金革板
蕩之辰也揆諸古訓恐無如許義理若臣之區區所
控亦私守之較重不容爲公義所掩奪者也蓋非係
一身利害之私直出於至情惻怛則仁愛 旻天亦
宜在所矜亮而猶有分義之說謂不可以私叅公則
或未察夫忠孝一致之道初未嘗不相爲融通也今
臣冒昧一出則以父遺戒視同亂命而不顧則爲不
孝諉以分義苟從 君命而告訴不盡則爲不忠喪
孝悖忠而抗顏立世則便不是人古所謂上無以承
事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

爲心正寫出臣之承 命後景色也夫如是則安得
不瀝血申籲至于三四而期以百千爲限哉 聖明
一俞足以全臣忠孝而臣之隨力報效捨銓地亦不
患其無地頂踵之糜固所自甘湯火之蹈亦在不辭
若至燥濕夷艱之際卽有一毫逡巡底意出於愛身
避事者則 殿下便可責以分義置諸斧鑕臣雖萬
殞亦無所恨矣臣之屢違 召牌至於昨日而已極
此後自處之道惟有席藁金吾一着而未被罪前猶
爲可言之日故茲又竭衷披露以冀萬一於 天地
父母之垂察而回聽焉臣無任惶懼危感冒死祈懇

之至

請監試疊錄儒生施罰疏 乙酉

伏以臣伏見舉行條件因禮曹判書閔鎮厚所啓有不錄名儒生令刑曹詳查實狀依法處置之命臣以有司之臣固當奉行之不暇而抑臣有區區愚見茲敢冒陳冀 聖明之有以裁處焉蓋此錄名查準實由於監試二所亂作之後終場舉子移赴他所之故也士子之往來兩間實是無前之事其爲情狀殊涉痛駭當初查治之論夫誰曰不可而及其查出也兩所疊錄者至於七百餘人之多又其元不錄名者

因此現發而其數亦至四十餘人論其罪犯似與疊錄者爲尤可惡而但查事本爲疊錄而發而疊錄之人以其數多不可勝罪置而不問因事現發之不錄名者乃反重陷於罪此不幾於魚網鴻罹者乎且聞自有此事以來舉子各自分疏以爲某也以其單子要某人圖錄而因其不付四館遂至漏名某也以其姓名書送于四館而亦因紛沓竟致失錄將以此納供於本曹查問之時然則其勢將緘問於其所援引之人彼爲所援者率多舉子之親舊目見其將抵於罪亦必以某言果是責實在我彼本無失云爾則

朝家其將以其言爲信然而不之罪耶抑以爲不足
取信而仍以其律罪之耶欲不之罪則 朝家未免
見欺於其方若仍以罪之則又非原情定罪之意更
安用查覈爲哉近來士習不美奸僞口滋識者之寒
心固已久矣顧此疊錄不錄匪今斯今不過至于今
日而特甚矣雖曰疊錄曾無定律究其用意均犯科
禁實無輕重之差別而在疊錄則輒全貸在不錄則
獨如法向使不錄者又如疊錄人之夥然則亦可見
其自在應免之中 朝家用罰豈容視其衆寡而有
所操縱者乎臣之愚意毋論疊錄不錄姑從寬典並

施停舉之罰限年不解則旣無不均之嘆足爲懲勵
之地仍以今後犯此者輒施本律斷不饒貸之意嚴
加申勅則士自知畏鮮有犯法其於矯弊之道未見
其爲失而 朝家事體可以得中矣臣之此言有乖
執法之義而只恐 聖朝處分之失宜豈敢有一毫
爲士子地也惟 聖明之進退也且臣之衰病不堪
劇務臣已自知行公經月未有一事之裁決固已貽
笑於當世而最是三臣查事遷就至此雖緣中間堂
上之不齊其爲未安如何臣今猥忝是職宜卽舉行
而 朝家之初令備員其意有在以臣疎率何可自

謂長席而遽然獨當以誤查事乎自臣出仕之後以
待僚席之齊進而叅判病未赴坐叅議嫌不叅查畿
邑應問諸人今方來滯京邸而查問既無期弊端亦
不貲頗聞外議多以久稽 成命歸罪刑官此雖事
勢之適然其有負職責者多矣伏願 聖明亟遞臣
職仍治臣罪俾無事務稽滯之患公私不勝幸甚臣
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因趙泰億啓承 嚴旨請罪疏

伏以臣伏見趙泰億問啓 判付辭旨極其嚴峻臣
於此固已驚惶震駭毛骨俱竦而繼而得見泰億書

啓極論臣曹查事之不嚴仍歷數臣懷私之罪而結
之以玩 國法欺 天聰其所操切凌轢無復餘地
臣雖迫於 嚴命不得不行查而自知疎率必致誤
事查後有言固已任之而亦不料其言之危險乃至
於此也夫三臣罪犯皆係重大而至於李東彥事又
是倫常大變 朝家更查蓋欲得其實狀有所處置
則爲有司之臣者豈敢不有 國法一循私意泛然
查問以負我 聖上之明命哉臣於行查之日就臺
臣前後啓疏中可問之端發爲問目再三嚴問於諸
人則同辭納招一向發明而端緒未露之前徑請訊

夢齋集
問亦非查體故乃以緘問論啓臺臣爲請者蓋以臺
臣所對必出可據之端緒而因其端緒次第理會則
有可以鈎得實狀臣之本意亦在於必覈乃已者自
可見矣苟使臣但欲草草彌縫而止則豈復有此請
哉至若不尋端緒以觀虛實所歸輕用刑訊惟以鍛
鍊爲務則固足以實臺臣之言快臺臣之心而在臣
便文自營之私計亦豈不爲得而臣顧不忍爲是也
且發問臺臣實據甲子已行之例其時大臣重臣亦
豈不知臺體之不當而故欲納人於誣陷之科者耶
乃於今日以此咎臣實臣之所未曉也其他種種疎

漏之患臣亦自謂難保其必無而今此泰億之所執
而爲違端者未足爲查事之肯綮則臣不欲一一爭
辨以傷事面而當初承宣之請更查也括出臺疏中
所論三大節以爲言則該曹只以此查問自是事例
之當然至於舉行條件外並與臺臣前日所論而更
爲發問亦臣意見之所未到也臣之無狀猥荷一洪
造濫躋卿班才具素短涓埃莫效只是殫心竭力奔
走職事去私奉公報答 國恩實臣區區所自期者
殿下不以臣爲不肖任使亦已多年則庶可以少
燭臣斷斷無他矣到今白首之年偏護彼三臣者有

何利益於臣身而甘自陷於玩法欺 天之罪以孤
聖上隆天厚地之 恩哉此實人情之所必無而
苟其然也則神必殛之矣至於結辭之模糊不過臣
臨事而不能周詳遣辭而未達旨意之致而今此
聖教若有疑於爲諸臣游辭者此莫非臣平日誠意
未能孚格而然自訟之外更復何言今臣罪名狼藉
有不容誅其不可一日晏然於職次也矣伏乞
聖明下臣司敗勘臣罪律以嚴 邦憲以服人心不
勝萬幸臣無任瞻 天望 闕屏營崩隕之至

辭右議政三疏

丙戌

伏以臣披瀝肝血再籲 宸嚴冀垂閔下之仁俾免
匪據之任而微誠未格 恩旨彌溫臣之惶懼之忱
悶感之情至此而又加一倍直欲循墻而走鑽地以
入而不可得也臣聞在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
餗此言大臣非其人則僨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
解之六四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非人而竊盛位則
啓釁而招盜猶解之致寇也是以君之任大臣當以
折足爲戒必求其人而授之臣之任國事當以致寇
爲虞必量其才而受之然後上無虛授之譏下免僨
事之罪今者 殿下不知臣之不肖強委重焉而臣

又不自量昧然承當則覆餗致寇理所必至况臣前
疏所云滿盈之忌顯要之戒實臣之所當銘心刻骨
以終其身者而乃於一朝忘而棄之惟以趨命爲
恭終取顛沛而已則其害國事而傷私義又如何
哉抑又伏念臣本庸碌無一可取而偏加剪拂之
恩實出人望之外逮夫年前禁廬入直之日特下
悼念先臣之作銓任辭避之時又勤告祠出仕之
命其恩數之優異尤古今之所罕覩臣常感泣隕
結爲期今殿下又畀臣以先臣之舊位者聖意
似不偶然以先臣之忠於殿下者事殿下於今

日實臣職分之當然何敢爲撻捠之計哉而只是自
量才分既有僨敗之虞不遵先戒又非情理所安臣
之進退可謂窮感矣顧臣休戚之義實倍他人若使
臣得釋重負仍居卿班則筋力所及分守所堪惟當
隨事殫竭盡瘁乃已臣之所以效勞於殿下殿下
之所以責忠於臣者何必相職而後可也茲敢不避
煩猥之誅更竭危迫之懇輒復塵瀆於靜攝之中
伏乞聖明更加矜諒將臣新除職名亟賜鑄改回
授可堪之人俾盡弘濟之責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因領議政崔錫鼎書啓及疏辭職劄

伏以臣伏見首席 敦諭書啓既曰 筵中僚席有
所云云情迹危感於此倍切昨日疏中又曰左右相
陳宋婺源事因有救解之言臣於此殊不勝瞿然也
伊日 榻前僚相備陳疏儒情狀之可惡以敦勉首
相爲請而仍有所云云臣亦以寂寥數語繼有所陳
而其大指不過以學儒遠配有關後弊 聖朝處分
終爲過當也此豈爲一婺源地哉曾在癸亥年間黃
霽之辱元勳亦極無嚴其時昀席亦以館學之故請
收竄配之 命而未嘗以事關僚席爲拘終至反汗
而後已元勳亦未嘗以此爲不安之端臣徒見前事

之如此妄效區區之愚忱而或慮同席之間有所挨
逼遣辭之際務存斟酌曾不料其終爲觸犯之歸也
當初僚相之以此陳白者專爲勸出首相之地而緣
臣一語妄發反爲其難進之端此豈臣本意也哉臣
之叨冒匪據固已知其不似而一番登對輒做大錯
致令首席轉益不安臣咋舌無及媿悔徒積自顧情
迹終難晏然於職次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爲先鐫
免仍治臣妄言之罪不勝幸甚

因慶尚監司李壘疏辭職劄

伏以臣得伏見慶尚監司李壘疏本以臣前日 筵

中李惠疇所買馬主姓名查問事費辭論斥語意深
緊臣於此誠不勝其訝惑也當初李壘以惠疇買得
良馬分賂權要為拿問之啓則是將查得實狀卽正
其與受者之罪也其後惠疇發明則壘又疏陳惠疇
不可諱之狀而至舉其馬主為言則是若明知其賂
馬之來歷而又將以因此端緒而究覈之也以此觀
之則惠疇之事似有苗脉李壘之意本在必覈亦自
可見而及其金吾議讞也以為事體不可緘問於臺
諫亦不可勒謂之納賂媚悅以臺諫之論啓置之於
虛實之間重臣之受賂歸之於疑似之地揆以法意

事體恐或不然臣於前席略論金吾之失而亦未知
緘問之為必未安故又舉拿問言官之前例以證之
矣今壘之言曰緘問之舉自古及今未之聞焉然則
甲子年間朴世燾之論劾趙聖輔而亦不免緘問者
此非近例之可據者乎昔年故相臣洪瑞鳳以受馬
遭彈於趙綱也 仁祖大王欲拿問論啓臺臣詢諸
大臣諸大臣皆以不可不核為對則俞伯曾果以不
當問為言臣曾祖父文正公臣尚憲上疏論之有曰
人情多變險路難盡不測之機發於纖芥無形之事
勒成證據 日月之光不照平生之志未白橫被永

永不可磨之玷累而卒乃以伯曾之救綱為沽直自名先輩之扶植元氣顧惜事體豈獨伯曾為然而伊時諸臣識慮亦豈盡出今人之下哉誠以臺諫雖重所言涉於暗昧則有不可不問也况以緘問較之拿問則亦自有輕重之別而今壅以為豈忍甘為現告之人以貽臺閣無窮之羞不亦異乎若使壅汎論其事無所指的而朝家詰問其言根則其在事體固未知如何而其疏有曰一匹之牽納於兵判家之說有口皆言有耳皆聞至有指其馬之本主而為言者此豈可諱之事云則其所為言明有指的而所謂馬

主特未舉其姓名耳從而問之有何所傷乎壅初既露其根因若將憑覈摘發者然而今反欲諱之託以事體牢拒明命者抑何意耶臣實未曉也噫近來人心之危險世道之薄惡其視臣曾祖時不翅百丈下矣况今黨論日盛擠陷成風若以不測之名無根之說橫加於人而朝家欲究其事則既無憑覈之端欲問臺臣則又以事體自諉俾絕伸暴之路終歸黷黷之地則臣曾祖所謂日月之光不照平生之志未白者實是先獲之辭而率是以徃其將世無完人人皆自危此豈國家之福而壅所謂塞君上

之聰明者正自道也臣愚竊恐陷人之害反有甚於
絨問之弊而金吾之議讞亦有乖於臺諫嚴覈之本
意故不量時義妄陳愚見今槩不咎金吾之不加究
覈反恐微臣之更請查問至以銅臺閣之耳目塞
君上之聰明爲臣罪案臣本異懦苟然厠迹於睚眦
之間偶論一事其所脅持如此則是將鉗人之口使
不得復有所言也且臣於趙尚迪之事雖其人與罪
俱係微細而金吾之照勘捨其當用之本律強用不
襯之比律實有關於後弊故不得不言之蓋法者天
下之法三尺至嚴不容撓改或以法官而視君上之

喜怒或以君上而徇一己之好惡有所低昂於其間
則將焉用彼法律爲哉凡法府之勘罪也必其無當
律之可擬者而後始引比律而用之尚迪之罪自有
其律而拗引比律者其果合於平允之道乎臣之陳
達主意只在於此而今者金吾兩臣之疏或謂臣以
捨輕從重爲非或謂臣以其使之落職爲非是皆不
諒臣本指之所在也且李東郁疏有曰勘以笞五十
亦恐其輕歇然則勘以何等重律然後始足以懲尚
迪之罪耶臣雖無似旣居大臣之列隨事盡言固其
職也而乍一開口輒惹羣咻苟使臣之所言或有大

於此者則叢鑄之及身可立而待豈不大可懼哉臣之情迹其不可因仍槃礴於職次也決矣伏乞 聖明諒臣杌隍之勢察臣危迫之辭將臣職名亟許鐫免仍治臣錮耳目塞 聰明之罪以謝人言以安微分不勝萬幸

因諫院啓請譴劄

伏以臣伏見諫院請勿鈞問言根於臺臣之啓辭語張皇意旨深峻終結之以亡 國而後已臣看來駭怖不覺渾身青也臣縮伏累日恭俟 處分而 聖俞尚靳公議愈激不敢一向泯默茲冒萬死以暴臣

前後奏達本意仍請鈇鉞之誅當初李惠疇所賂良馬數三將臣之外終不直招諫臣始以一匹馬牽納兵判家之說至於陳疏而仍舉其馬主爲言則終有所不可不明覈者而小臣之所仰請 聖上之所下教只在於指告其馬主之姓名實未有迫問言根之意且惠疇之所買良馬旣云其多則其馬主姓名臺臣亦何能盡知而設使盡知只的指重臣家所賂馬主一人足矣及其自政院招問之際旣以義州人崔禹錫爲告又舉安州人不知名者爲告已涉眩亂而若其曹復卿李興疇之私相酬酢本不係於現告馬

主之事而強爲援引旋以疏前疏後未免錯對自列
勿論其舉措之顛錯此既有違於 聖上別無他詰
之下教而舉世譁然皆謂迫問言根以至於臺啓之
重發臣誠恟怛莫知其所以也臺啓中有曰事非目
擊言多耳剽則彈劾之際設有不審之事未嘗有迫
問言根者此言固似然矣而今日事其果與此相類
耶向使臺臣泛以重臣爲簠簋不飾而劾之而 朝
家詰問其事則其於事體固爲未安而臺疏所陳不
翅明的至舉馬主爲言者究其本意豈不欲明覈而
罪其人耶然則今此審問亦以其言不容直歸之孟

浪而遂置之故欲窮竟其事則正所以重臺論尚安
得爲損臺體而塞言路耶臣意雖使彭思永當之亦
必不待迫問而自言之矣且馬之爲物本不微小授
受之際其迹易見非暮夜苞苴之餽可以掩人耳目
者而 朝家之所問不過臺臣所自言之馬主姓名
則今乃混謂之言根何耶臺啓且曰曲爲被叅者地
隨事究問事未究覈之前其虛其實未可逆覩則爲
被叅人地者只當掩覆之不暇惟恐究覈之或及而
今乃以必欲究覈者謂之曲爲其地不亦可笑之甚
乎頃日 筵席諸臣皆以緘問臺臣爲未安故輒引

先朝拿問臺臣之例而以爲故判書李一相之所被臺啓 朝家特加究覈而其事竟歸虛罔遂至於拿問言官云者蓋以事係重臣在所明覈則不得不問於論啓之人者自昔而然也當初李之翼之被拿也一時年少諸議皆以拿問爲非宜而其時先正臣文正公宋浚吉以爲某人之無狀某人之至寃諸公非不明知而猶汲汲一切以扶彼而抑此爲務每許以言事臺官無乃自辱臺閣之甚耶若詰問言官果爲損臺體塞言路之歸則先正之爲言必不如是嚴截臣於此益信臣緘問臺臣之請不爲無所據矣昨

年趙泰億之緘問亦豈可已而不已者而今又湊合此事一併歸之於亡 國之舉身爲大臣而鉗一世之口壅 四聰之明至於亡 國而後已則論其罪惡雖滅身湛宗有不足贖者矣其何敢自解耶且臣伏見金吾諸臣疏 批以順旨撓法決知其不然爲教臣於此亦有不容不略暴者蓋聞金吾照勘趙尚迪之罪也諸堂上皆知有當律而同知李東郁獨以爲別 判付之下不可用輕歇之罰遂不免勉從而擬以比律則諸郎屬爭之終不能得以東郁疏中首席專用臣議者見之亦可驗矣此其順 旨撓法之

狀不翅難掩前日承宣之發張釋之之言於前席者亦以此也臣所云云固非泛論而聖批如此臣益不勝其惶媿也臣猥以無似濫叨匪據一言妄發輒速駭機職緣臣不能量時揣分昧然承當以至於此今雖噬臍其將何及伏乞聖明亟先罷臣職名仍下司敗以正臣罪以快公議不勝萬幸

因林溥疏待命疏

伏以臣日昨得伏見湖儒林溥上疏辭意極其危怖有非臣子所忍聞者臣卽其時金吾堂上之一看來不覺骨寒身青卽詣金吾門外席藁伏地以俟處

分不意特遣史官諭以安心勿待罪臣驚隕惶感不能自定第伊時鞫廳之事有不容不陳暴者林溥疏中所謂尹姓人當是尹順命也當訊問順命之時順命以爲希載諺書中盛言其妻奸惡之狀仍謂其妻與春澤等相奸交通西人必欲謀害我身渠若殺我則於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斷云云此不過希載憤嫉其妻之辭而又無關於獄事肯蔡故問事郎廳曾不一載錄實非用意拔去者也同知事柳之發一日自外入來言曰外間有言罔測之言發於罪人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委

官以下聞而驚駭以爲此必因順命之前言有此訛傳而所聞旣如此則不可不一番審問故翌日訊問順命之時使之悉陳昨日之所言而竟無彷彿於外間之言者其時事狀不過如此何嘗有逆節之發露果如今日林溥所言而鞫廳諸臣掩匿不達者乎設使罔測之言果如林溥所言而叅鞫人中有欲掩匿者有諸大臣焉有金吾諸堂上焉有承旨兩司與問事郎廳本府都事焉僉議必無齊允之理况罪人供辭問事郎廳悉受而書之叅鞫諸臣若見此等驚愕之語則其何敢使之拔去雖有使之拔去者郎廳豈

肯曲從而刪去乎蓋最近於罪人而無言不聞者郎廳也執筆而書案者亦郎廳也言出於罪人之口而不載於推案旣載於推案而從人言拔去俱在於郎廳之手今雖日月稍久豈無記得之理乎其時鞫廳諸臣俱在若嚴加究覈則其間虛實自可辨矣當初順命之言旣無彷彿於林溥所謂拔去四字則豈順命所言之外更有他所聞耶此則非問於林溥無以知其來歷也嗚呼人臣負此罪名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其在 朝家事體亦不容置之黯黹疑似之間而莫之辨析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嚴加究覈

苟有如言者之言則亟正臣罪以昭 國法臣無任
崩隕戰灼之至

辭左議政三疏 丁亥

伏以臣情事迫隘形迹艱危敢將瀝血之懇更溷聽
卑之 天臣雖愚頑亦豈不畏瀆擾之誅而庶幾或
蒙矜察於仁愛之下也伏奉 聖批不惟不加之罪
其所 誨諭反益丁寧至於史官傳宣便成應行之
恩禮臣誠惶感悚感不知所出也嗚呼以 殿下
之至仁至明在微臣黷黷受誣之日輒察其寃痛而
亟昭釋之獨於今日疾聲之號猶且 聽之邈邈不

爲之哀憐而財幸之者何哉豈亦以 聖慈旣拯臣
於坑穽之中則雖有艱危之情勢而猶不如向日之
危迫耶 聖明旣燭臣心事之無他則雖有一時之
凶言而亦保無異日之可虞耶抑今 王室之多艱
維其棘矣以臣爲真有扶顛持危之才耶鼎席之不
備亦已久矣以臣爲可以伴食充位而已耶扶顛持
危固非臣所可效其萬一而至於伴食充位之人何
求而不得而必欲勤致無才德有罪釁之一賤臣此
必 殿下猶未察臣之情勢萬分危懼殆有甚於已
往者也臣於是不得不更暴危惴死罪死罪臣賦性

異懦志氣庸孱平居與人接物惟主和易常戒猜刻
及至立朝遍歷華要而曾不以執論乖激訐人過
惡取怨於人見忤於世此不但同朝之所知抑聖
明亦或俯燭之矣及夫禍變之後常懷畏約之心顯
要之除輒皆辭避論議之地亦不參涉則豈復有取
怨見忤之道哉不幸辛巳鞫事適在臣待罪金吾之
日臣子分義不敢規避未免終始進參而當時外間
鼓煽危言疑動按獄之臣者殆無所不至以柳之發
自外來言者言之今猶可想像其情形矣其欲早晚
遺禍於臣等者固已料矣前年溥疏果出而設鞫究

覈之際凶言二字皺合上下文字而強成之更問一
節汨亂前後月日而欲滅之終賴聖上至仁至明
實迹自著捏造有歸而苟非然者其不免為礧質之
鬼亦已久矣思之至今尚有餘悸何論當日哉大抵
溥之一疏醞釀蓋久其始之捏造疑似中之臚傳唱
和卒之關通謀計指嗾而慫恿者固非一二人所為
而其迹不翅泥中鬪獸矣然如必重履相何足言哉
其中朴泰春乃臣一家至親而徒見推助傾陷之迹
未有毫髮顧藉之意世道之薄惡人心之危險一
至於此固臣之所竊傷痛者而以至親而猶如此則

其他含沙伺影而欲相中者不知更有幾人而特未及盡發耳此又臣之所竊危怕而不敢以一二罪人之得爲幸焉者也蓋以鬼蜮之情變幻難測萋斐之織緝緝未已雖未遽售於一時而豈能永沮於禍心市虎成於羣言母杼投於三至雖非所可虞於聖明之世者在臣亦何可恃此冒進以再蹈於危機耶臣之今日難進實亦不止於此而不敢輒究其說姑言此一端此雖若專爲一己利害計而非人臣忘身徇國家之義然古人固云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使臣徒恃聖明冒進不疑而危機之發復如前日而益

甚焉則適足以助多難於王室而鼎席之不備有不暇論矣於國事果何利焉今若許臣退處畎畝俾守賤分改卜賢德以委重任則斯可以弘濟多難而不患鼎席之曠廢公私豈不兩幸哉伏乞天地父母俯諒崩迫之懇將臣職名亟賜鑄免仍治臣前後違命之罪且臣於月廩題給之命竊自惶媿靡容而迫於嚴命不敢每辭其去朔以前旣已冒昧祇受矣至於新命以後者則方在辭免之中有不敢一例並受今因道臣啓聞又有輸送之命假使臣無故在朝未肅謝前不得受祿事體則然豈

容因仍冒受以重傷其廉義乎伏乞收回 成命以
安微心臣無任瞻望崩隕屏營祈懇之至

四疏

伏以臣雖愚蠢亦具心腸豈不知 恩眷之爲可感
瀆擾之爲可畏而猶且一味推擻沆無趨承之意者
豈臣所樂爲哉至於前疏所云固知語多梗觸辭涉
支繁而實從危腸苦心中流出有不暇於裁擇煩猥
僭妄之誅則誠知其難逭矣不意 聖度天大不加
譴責反垂 恩數特遣近臣遠宣 綸音凡其開釋
之至責諭之勤有非賤臣所敢承當臣感泣之餘亦

不勝其悶塞也夫人主之德莫過於昭寬理枉人臣
之罪莫大於辜恩昧義旣蒙昭寬理枉之德而輒速
辜恩昧義之罪苟非其中有萬不得已者存焉則宜
不敢爲此亦不忍爲此矣今臣所處正如此而前後
號籲至再至三 天聽愈邈 異恩輒加莫非臣誠
意淺薄不能上格之致而嘗見 殿下每以君臣之
間貴相知心責勉於羣下矣獨於賤臣心事猶有所
未盡 下燭何哉誠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臣
世受 國恩身致卿相雖其才地庸下進退有無不
足爲 國家之輕重而亦豈徒知斂避之義不思圖

夢齋集
報之道哉特緣 聖眷太隆而效蔑涓埃名位猥高
而罪積丘山以招人神之忌惡今若不懲曾吹之羹
復蹈幾陷之穽則臣之一身禍福固不足言獨不爲
累於 聖上終始生成之德乎此臣之所大懼也抑
臣又有憾憾於中者臣之前夏在告也 聖上特降
天札遣承宣而諭之曰予未嘗不以先卿之盡瘁王
室期待於卿臣每讀至此不覺心肝崩隕涕血交迸
也今奉 聖旨又以忠貞世篤休戚與同爲教臣於
是尤何忍爲辭哉 殿下之於先臣生旣眷遇之非
常歿又追念之不置不以臣爲不肖處之以先臣之

位責之以先臣之事臣之德望才分固不及先臣萬
萬而至於盡瘁一節尚可以自效故欲以先臣之事
殿下者事之以報前後隆天厚地之 恩者固臣
之所嘗自誓於心者今則 殿下之所以期待小臣
之所欲自效者亦已左矣此豈臣自忘其忠貞休戚
之義哉臣誠撫心自悼無以歸見先臣於地下也昔
人有遭讒謗而告於其君者曰憫餘生之無幾究前
日之異恩稍近墳墓漸謀歸休追叙始終之遭逢以
詫鄉隣之父老此與今日臣之心事一般其亦悲矣
倘蒙 殿下鑄臣所被職名許臣仍處畎畝則臣雖

生而不能爲 國盡瘁隕首結草是臣之所自期伏
願 聖明特垂哀憐而俾遂其志願焉臣無任激切
屏營涕泣祈懇之至

五疏

伏以臣身負覆載難容之罪名而伏蒙 聖上至慈
至明謂其迷鈍之甚而諒其無他卽其曖昧之中而
原其非罪肆赦之不足從以開釋開釋之不足又將
薰沐而用之蓋不待衆允而 恩有偏覆於以見
聖度弘大天地莫量在臣分義惟當感激趨承之不
暇而顧以芻車之馬不容再駕於大輅被彈之鳥不

敢復集於舊林徊徨躑躅欲進無門坐違 嚴命遂
成擻捱其情固甚戚而其罪亦已多矣卒之一疏妄
發重觸忌諱兩相對辨之章愠怒非常 聖上前後
之批辭旨極嚴臣罪於是益大而不可逭矣惶怖震
越求死不得屏息私次恭竢威罰而殆浹二旬未有
所聞豈 聖上以其待罪大臣之後不忍遽加刑章
欲待其自處而退之以禮耶若然則在臣之道亦不
宜一向泯默虛帶職名以重其頑愚之罪故輒敢冒
入文字冀蒙 處分惶恐死罪惶恐死罪抑臣戴罪
自列已極猥越宜不敢更費多言以瀾 聰聽而第

見領議政崔錫鼎之疏張皇數百千言具陳鞫事本
末以明其議讞之至平心事之至公無毫髮之可疑
蓋以臣前疏所云爲都無事實專屬誣罔而至其斥
臣之辭尤爲深憐一則曰危險一則曰旨趣不佳終
又結之曰直毆諸臣於乘機傾陷用意構害之科此
豈平常心事所可爲者云審如是則其爲陰險傾陷
公肆構捏直是一索性小人所爲耳此而不白則雖
以天地之仁幸免刑章而生無以舉顏於人世死
無以瞑目於地下矣寧不寃且痛哉臣請更冒萬死
悉暴前後事情於前而仍就鈇鉞之誅焉臣於昨年

溥疏之始出也略將當初委折首陳一疏雖其文成
於倉卒之際事記於久遠之後不免有所疎漏如領
相疏中所謂翌日之誤者而若其區區之意則竊自
附於人臣勿欺之義及其設鞫究覈之際獄情之翻
覆無常罪人之變幻多端臣等之出沒死生者不知
幾回雖在傍觀亦莫不代怖矣蓋臣之所聞於順命
受訊之始者只是豈好之語此與溥疏中二字輕重
不翅相懸故其時只以前招無加減循例取供而已
矣厥後因柳之發之言更令諸問郎反覆詳問則順
命所對並與豈好而無之遂以其供辭載之文案臣

夢窗集
等之意固非不欲周詳而乃於今日遂成罪囹誠使
臣等逆觀其如此則豈無可以處變者而愚不及此
此則臣等之罪也其何辭以自解也哉蓋勿論豈好
不好以此言傳之於履相者必重也敷衍而增益之
以疑亂一世之聽聞者履相也而及其供對也履相
則曰不好必重則曰有不好底事與臣疏所謂豈好
者略相似而語脉意勢實有輕重之別蓋將觀勢隨
機以爲從輕變重因淺入深之計其爲出於禍心則
一而已矣而惟李聖肇與必重依慕酬酢之語書札
往復之事可以見臣疏之斷斷非誣彼聖肇者豈爲

臣地哉不過當初所聞實如此而其必以書札往復
於必重者卽已揣知必重難信之情形矣蓋一番人
表裏經營之計因此一着不免乖謬則聖肇之見嫉
於是乎甚而獨無奈所執書札旣係要證無以爲罪
則乃以其所謂罪人招辭全然不聞者爲欲巧反拙
反覆窮詰欲加重究誠使聖肇於其時果聞罪人招
辭之有某語則何乃致疑於鞫廳更問之節而與必
重有所問答乎且其時堂上郎廳不能長時在坐或
因喫飯或因休息更迭出入則其不得悉聞罪人之
招辭者豈獨聖肇一人而乃以此獨爲聖肇罪案是

果獄體之當然者乎臣之所不能無疑正在於此而今反以聖輦等不請刑自爲公平之一證未知聖輦之可受刑者終在於何事耶臣誠愚昧莫曉其意之所存也大抵凶言二字與更問一節最爲此獄之肯綮命脉而臣自初待命久在輦下凡鞠廳議讞筵席奏對間或得之於傳聞前疏之言蓋皆明有所據豈敢以孟浪無實之言而仰瀆四聰之下以取構誣之罪哉臣竊伏聞上年六月十六日請對時頷相曰其時只有不好底等語云不好與謀害豈不判異乎此蓋捨臣所謂豈好而取呂姜之語爲歸重以

與溥疏二字較其輕重也八月初一日請對時則曰不好與不利何間乎不利則乃有害也若論當錄不錄之失雖不好亦有之何必歸之謀害而後可耶夫不利二字本出管蔡之言而溥之所以引用於今日者也今乃謂不好與不利無間而又以乃有害者釋其意則其異於溥疏所云者幾希而與向所云不好與謀害豈不判異者自相矛盾臣之感固已甚焉而至於中間七月二十一日請對時則曰上有謀殺我之文下有害字豈不重歟是卽自以其意言之者而繼又言朴招中有曰上文有謀殺字下文有亦害字

尋繹其首尾適足以證成云故問目中以是問之昨
果吐實云云此皆出自其口達于 聖聰登諸史官
所記而今於臣疏所云乃曰莫知何以致此有若出
於臣之白地杜撰者然夫於十數字內削去中間曲
折獨拈首尾二字而結之以豈不重乎其孰不致疑
於欲成謀害之案者哉况上謀下害之云雖出罪人
之招而必以此爲問目導罪人以必以此爲言則彼
罪人者拷掠當及身矣更何所顧藉而不以此承欵
乎以此言之則臣之前疏所云恐不可謂全然虛罔
也然領相於此初亦豈有傾陷搆害之意哉特爲喜

事不靖輩所掀撼波蕩而不能自持耳以領相疏中
所謂曲護諸臣壞了獄體等語見之亦可想其大略
矣至於尹趾仁月日考啓之疏外若勉出在告大臣
而內實驅陷按獄諸臣蓋原任大臣亦叅順命訊鞫
之坐旣不可以並論亦不可以區別故遂發此議而
其疏有曰順命推案中金春澤與希載妻交奸之說
若有載錄則可以指摘其時日夫春澤等交奸之說
始發於十月刑訊之時而以非承欵不爲錄案乃於
十一月十九日因其更問始爲載錄而原任大臣不
叅此坐矣趾仁之以此爲言者意非偶然而金吾之

啓果以十一月十九日爲始招一循趾仁之意指夫
順命於其日加刑時承款厥後更無刑訊之事若以
十一月十九日爲始招之日則臣之所謂更問者便
歸虛罔矣於是一種樂禍者譁然以溥言爲不爽將
毆諸罔測之地諸問郎之待罪者見此禍機之迫在
呼吸敢援古人獄中上書之義遂相率而號籲則喉
司之臣惟恐其實狀之或徹於天聽稱以猥濫而
却之金吾堂上之疏則曰十一月十九日始有春澤
交奸殺我之說明白載錄臣等於考啓果以十一月
十九日爲始發而十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又非判府

事徐文重進叅之日子則順命云云之說發於更問
與否非所可論又曰問事諸人等以十一月十九日
爲更問之日者未知有何所據此蓋以更問一節爲
不足憑信也其爲原任大臣地則至矣獨不念無辜
諸臣之抱冤莫伸乎其亦不公不仁甚矣甚者至以
結案之日並行更問爲言結案之日非可更問之時
則此又無據之甚者而幸因諸問郎就鞫同辭抗辨
適又李垣以前日自取順命結案之招者今復爲問
郎力明其不然俞彥明又謂順命始招在於四次刑
訊之時則乃原任大臣不叅坐之日也鞫廳始乃欣

釋卽以十一月十九日許爲更問之日於是乎臣等始得免掩置之罪矣臣疏所謂汨亂而欲滅之者實非過當之語而月日之辨旣因諸問郎之力則領相之末後 筵奏其勢自不得不爾恐不當以此而示德色於人也至於判府事徐宗泰之疏遣辭尤深至以世道傷敗爲臣罪案則殆非意慮之所及而臣之駭怖益以其焉宗泰則前日 筵奏旣以謀害乃文字當初出於罪人之口必以常言爲之其必有謀字誠未可知云爾則固已致疑於二字之非實矣况月日考出之事又自有親嫌則今此兩段皆不干已事

而猶且強爲引咎至於如此者何也豈其一二叅鞫之際並行月日究覈之舉此其爲今日不安之端耶抑急於爲首相分疏而不憚以身自當耶臣竊訝惑焉且念傷敗世道其罪大矣臣雖無狀豈其敢於爲此而以彼之愷悌善恕乃於不干已事怒臣斥臣若是其嚴則臣之得罪公議不見原於同朝者斯亦可見矣若乃趙相愚之疏其窘遁之態不能自掩而其所謂橫被誣枉者尤極可笑有不足多辨也抑領相之疏以爲年少喜事者固不足責老成之人亦復爲之此其所以責臣者雖若寬緩而實爲深緊至 聖

批有曰老成大臣之言反有甚於臺避則尤不勝惶
慙焉臣本性質懦弱方當少壯之時亦不能磨礪圭
角與人爭是非以峻刻激發爲事此實通朝之所知
也今既老白首矣而所居之位又是人所具瞻雖事
有不概於意者何敢遽以聲色加諸首席以損傷廟
堂體面况鞫事之了當久矣 聖鑑之照燭至矣追
咎既往以惹開端夫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臣與領相
私義有嫌不相往還久矣昨歲枚卜猥被其推轂遂
同三事之列此頗近於蕭曹古事其疏所謂進人之
際不至肆行黨伐者似亦指此而言也臣亦自念人

臣之義當先公後私不容復有回避且今朝論之乖
張極矣消融保合之責惟在大臣苟於同席之間不
能鉏去畦畛而有參商之迹則根本先自披攘而
國事益無可爲故遂棄置前事不設形迹降心坦懷
務相調適雖進退可否之間或不無一二異同而要
在鼎味之不爽車子之可行而已未嘗敢有爭心勝
氣以失其和庶幾保此終始共濟艱危以仰答 聖
恩之萬一區區此心可質神明矣不意溥疏遽出而
領相承 命按獄臣則席藁待勘居然有刀俎魚肉
之勢此固人事之大不幸而畢竟勘律止於罷職則

雖出 明主之寬仁而其所議讞亦不可謂不傳輕
議矣然於其間或操或縱乍緩乍亟類不能一出於
無心者如上所陳則雖微臣而人亦孰不疑之况其
所爲傳輕議者亦只以更問一節爲可免掩置之迹
而已至於凶言二字則固置之於虛實疑似之間且
以其所左右於諸囚之供招及抑揚於前席之奏對
者觀之則蓋亦七八分疑其有矣是則臣疏所陳亦
豈好者殆不免飾辭謾 上而其初之掩置不掩置
固不暇論也臣誠褊心其何能無媿恨於此今雖
聖上洞燭誣枉之實於再鞫之後而惟此一念終不

能遣諸胸中如是而欲復與之黽勉同事如前日之
爲其如忸怩而不自得齟齬而難相合何哉然臣亦
不敢遽以此意形諸言語文字以傷同朝之義只欲
自辨一退以避賢路而已 聖上不曾諒此情勢卽
賜允許臣誠悶迫不得不具陳向來所遭之可畏日
後駭機之難測冀蒙 聖明之矜察而至於前所云
云者則終不敢明白說出惟從頭歷叙之際不免略
及於鞫事而遣辭不能葳蕤上以致 聖主之疑下
以觸僚相之怒此固臣罪而亦其衷情之所結鞫事
勢之所逼撓欲默而不能得耳豈臣之所樂爲哉然

而領相之怒臣固料之而亦已任之矣惟以我 殿
下之明恕而輒疑其與臺臣相表裏爲黨論欲逐去
異己之人人臣之罪孰甚於此而况在人臣其罪尤
當如何自昔人臣之朋黨相傾要不出於貪祿位爭
權勢耳今臣一心耿耿惟在避遠世禍保全性命其
於非分職名必欲禡免乃已者殆甚於束縛者之求
解寧有一毫爭權貪位之心而敢爲黨論哉且使臣
得遂避賢之願而庶明勵翼朝著和靖則臣以桑榆
餘年退守東岡之陂養雞種黍歌詠 聖澤此臣之
至願大幸又何苦而必欲逐去諸臣以爲快哉 日

月之明宜何所不燭而其不諒賤臣心事一至於此
無非臣平日言行不見信於 君父之致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仍念臣之庸陋最出人下特以先臣之故
猥被 聖眷擢備輔相雖其材智不足興起事功力
量不足鎮定朝論而庶無毀畫於瓦墁推助於波瀾
以爲 國家病至於伴食之譏模稜之謗臣固甘心
而不辭矣不幸遭罹變故心事失平重辱 誤恩情
迹益艱危腸易以枵觸疾呼不暇緩聲遂致廟堂之
上有變色之言同寅之地啓相才之隙使朝論益以
潰裂而 國勢益以判渙此雖非臣之本懷其端則

實自臣始矣反躬自數其罪豈勝誅哉况茲陳辨雖出萬不得已而指摘發揚頗傷剋核覩縷條列又涉煩猥臣之罪戾尤萬萬難贖矣惟願 殿下速賜處分先削臣議政職名仍將臣疏所陳事情一一勘過如其或誣臣固當伏讐言罔 上傾陷大臣之律雖其非誣臣亦宜受妄言起鬧壞亂 朝廷之罪其輕其重惟 聖主裁之而已臣無任惶隕震慄涕泣俟罪之至

夢窩集卷之五

夢窩集卷之六目錄

疏劄

辭右議政再疏

因持平尹鳳朝疏辭職劄

擬陳所懷疏

陳所懷劄

論官制劄

因校理李晚堅疏辭職疏

因修撰鄭纘先疏辭職劄

請罪通信使劄

因司諫權慥疏論科事待罪

辭職劄

辭職及使事劄

因親嫌辭職劄

辭職劄

到黃州辭職疏

陳西路民瘼劄

論訓局變通之道兼陳時弊劄

夢窩集卷之六

疏劄

辭右議政再疏 庚寅

伏以臣猥被 誤恩敢暴危懇庶冀 聖明念國事
之多艱察人器之不稱卽 允所辭矣伏蒙史官賚
傳 聖批褒予之辭敦勉之旨反出常例之外臣誠
愕眙失圖不知所以自處也臣本無才無德一介倥
侗人耳當初爰立已是人望之外到今重卜又在試
可之後不審 聖明有何所取而不欲終棄復加收
拾至下以不敢當之 教耶臣既有休戚與共之義

又荷 天地再造之澤其所以思欲報效者雖糜身粉骨亦何所辭而乃於今日爲此違慢之計者豈所樂爲哉其情誠有可戚而萬不獲已者矣臣之向來所遭誠搢紳之大恥每一念至尚有餘悸其攻臣之言或曰廣汚良善或曰欲舉朝廷并納於樂禍之科噫亦甚矣幸蒙 聖上委曲保全於衆怒之中刪改批旨於事過之後以至曩日前席開釋備至臣於此豈復一毫自阻於仁覆之 天哉然其所以爲臣罪名者固自若也則臣何敢徒恃 聖明之在上持此題目抗顏復據於具瞻之地自同無故之人哉臣

雖冥然不自知恥獨不畏一世之公議乎臣之不宜復廁朝端與論 國事卽通朝之所共知也向因玉候違豫爲承起居之節雖不免冒詣京 闕之下而終不敢肅 恩命叅賀班則亦可見情迹之異於他人也及承 面諭之命邁邁徑還亦有所不敢遂從諸臣之後黽勉入對以爲仰瞻 天顏粗暴私情之計則其何可攙入他辭而近聞一儒臣以諸大臣聯翩入對曾無一言及於弼違繩愆爲言彼非不知臣等之不可措一辭於其間而猶且論之如此者何哉借曰 聖上真有可弼之違可繩之愆而臣等不

量私義出位爲言則未知又將以爲如何也今臣退
在田野而猶不受人侵詆使臣進而處於巖廊則
其能一日安於位著乎畢竟顛沛可坐而知也其於
公私終果何利哉臣左思右惟終難冒進茲敢更瀝
肝血仰干 宸嚴伏乞 聖慈曲垂諒察亟鑄臣職
名改卜賢德以畀弘濟之責公私不勝幸甚

因持平尹鳳朝疏辭職劄

伏以臣於日者已卯文科追復當否之 下詢也敢
以家庭緒論仰對矣伏見持平尹鳳朝上疏則以臣
曾祖文正公臣尚憲之言只論罷榜之不可輕爲豈

可引之爲今日復科之證非知某之本意也臣於此
不勝慚悚之至夫罷榜我 國之痼弊 祖宗受教
蓋出於慮後弊之意臣之先祖力主不可罷之議而
向來罷榜之舉實有乖於 祖宗絜令臣竊意其旣
曰不可罷則追復其不當罷之科其意自可以互看
故臣亦於獻議援以爲說而曾不覺其未罷已罷之
有異不可相引爲證也他人之不知本意而妄爲援
據猶且不可况臣以後孫而謬引則其爲不肖甚矣
其何可晏然於職次乎伏乞 聖明亟鑄臣職以安
私分不勝幸甚

擬陳所懷疏

伏以臣狗馬賤疾初似外感實則內傷醫治失宜輾轉沈篤種種諸證有難殫舉而頭疼最苦頃刻難忍晝夜叫痛宛轉床席昏瞶旋暈不省人事此蓋由於氣血耗損痰火用事之致一日二日冀或有一分之愈而危綴若此無復就列之望以此職務未免廢曠籌司之坐廢已多日賓廳之會輒至頃稟此豈私分之所安而國體之所宜哉伏乞天地父母亟賜鑄免臣職以幸公私焉臣於病伏昏頓之中有時念及時事不覺隱憂而長嘆幾乎忘寢與食也目今災

異疊見飢荒荐仍仰觀俯察罔非危亡之象而最是朝著不靖國事洋渙訛言朋興人心波蕩有萬分可憂無一毫可恃誠不知稅駕之所也噫近以尊號一事中外之冒禁投匭者踵相接也而其攻斥朝紳靡所不至殆欲敲諸罔測之科已不勝其危怕而至於武士輩亦相率而陳疏雖因喉司啓稟輒皆退却而其為紛紜則甚矣噫自殿下臨御以來懋修實德力行實政湛恩厚澤洋溢方內而舉累朝未遑舉之大典行歷代未能行之縉儀巍功盛烈度越百王凡有血氣莫不欽誦則為殿下臣子思所以揄

揚發揮者庸有極哉惟茲微稱之舉創自唐宋之世
及至我朝 列聖亦或行之則今日此論亦不可謂
無前事之可據而 聖上自初謙挹旣頒 宸章以
示難從之意又降 明命以絕章奏之論此事者此
可與光武之禁言聖於上書者同其烈矣於此足以
仰見 聖學之高明迥出尋常而其於萬代瞻仰豈
不益有光哉臣誠愚妄只知將順之爲美不欲苟同
於羣議寧受四方之咎責終不敢以區區致隆之情
而損 聖上謙光之德也噫 殿下值此艱虞之日
宵衣旰食不遑寧處只以答天譴收民心爲急凡係

彌文視之泊如而今之言者曾不識此相繼扣闥不
已臣竊慨然也究厥所由莫非如臣無狀忝居廟堂
曾不能導揚 聖德使中外曉然知 淵衷之所在
也臣於此慚惶悚縮無所逃罪伏願 聖明斥退臣
身以鎮中外之情以丁缺

陳所懷劄辛卯

伏以臣頃於入侍之日敢以李晚堅等使之上來之
意陳達而自 上額可仍論論議之弊而至以同是
臣子則予之本意寧有彼此爲 教又引古語中攻
其事無攻其人攻其人無攻其黨者以爲若如是則

庶不至極亂臣於此有以仰見一聖上大公至正無一毫偏係之私而亦有得於治黨論之要道矣誠宗社臣民之福也甚盛甚盛臣親承玉音不翅諄切方寸激昂自不能已而只緣識見空疎言語拙澁不能敷陳建極之義以對揚休命退而慚悚彌日耿耿茲敢以未盡餘懷略爲推演仰備澄省焉噫爲國之道莫先於正朝廷而卽今黨論日甚色目之中又分色目睽離乖隔互相傾軋同朝之間殆同仇敵此患不去則朝廷終無以正而國事終不可爲豈不痛哉然念朋黨之弊自古有之在上者孰不

知其爲病而顧患處之不得其道則不惟無以救其弊而反益其病矣所謂處之不得其道者或意在調停專務姑息不問其人之賢邪其事之是非一例兩可而並用不復以辨別取舍爲事則賢邪雜進是非混淆而治道日以益紊此一患也或以惡朋黨之意太過而舉一世皆疑其爲黨比雖其所論所爲或出於公正而輒先以億逆之意處之於其所助與者雖賢且是也而輒疑其黨同而故抑之於其所攻斥者雖邪且非也而輒疑其伐異而反揚之其一抑一揚旣失其當然之則而言者反以見疑而獲罪於是小

人之依阿回互工於自謀者乃得無黨之名而君子之公忠正直不避嫌疑者率被偏黨之目此又矯枉之過而其害反有甚於朋黨矣此又一患也或專以一時愛憎好惡爲其抑揚進退其所愛好則一切以爲賢且是而揚而進之其所憎惡則一切以爲邪且非而抑而退之既又覺其偏而反之則向之所愛好者又一切憎惡而抑而退之向之所憎惡者又一切愛好而揚而進之是其更迭遞代雖若勝於專任一邊者之偏然其愛憎好惡一以己私賢邪是非隨時變改而適以激成兩下相爭之勢則是乃身自爲偏

黨而人心愈不服朝著愈不靖矣此又一患也此三者其所處雖有不同要皆出於私智偏見而非大公至正之道則一而已矣從古人主患臣下之朋黨而率不能去者大抵皆坐此然則今日黨論雖皆羣下之罪而亦豈非 聖上建極之道猶有未至而然歟伏願 殿下益加 睿思虛心而觀理正己而御物凡於羣下抑揚進退一視其人之賢否其事之是非而無以一己之愛憎好惡參焉或一邊之中有賢有否則賢者進之而否者退之或一人之言有得有失則是者取之而非者舍之使吾方寸之中廓然大公

無一毫偏係固必之私如鑑之空如稱之平妍媸輕重隨物應之而物莫能欺然則羣下自然畏服不敢肆為黨論而日改月化漸次消融則終可臻於蕩平之域不亦休哉臣於近日官制之變通法典之撓改者亦有一二可言者輒敢附陳焉曾因故判書李寅燁之言叅下積滯疏通之道議于大臣則大臣以五廟八陵各二員內一員改作直長 世室九陵未附 二陵各二員內一員改作奉事定奪遵行已五六年矣自是之後叅下積滯果有疏通之效而顧於其間多有不便之端今之 陵官卽古寢郎也必以

有門地才行者擇差者蓋所以重 陵寢也旣作奉事直長之窠則皆以仕滿叅奉奉事循序而陞遷故自不能一一擇人旣當其次則明知為賤流者外雖或有不合者率難斥去不得不備擬殊非當初擇差之意其不便一也 陵奉事直長一依京司計朔之法而獨於叅奉計朔猶用前例同是 陵官而其所以計朔未免斑駁其不便二也仕滿直長應遷者多則奉事叅奉雖未準朔而不得不次次遷轉各其未準朔數退計於旣遷之後其不便三也叅下疏通之後應遷者自多故六品之窠難於推移若當大政則前

期儲闕猶患不足以此蔭官作散無慮數百其間可用之人不翅夥然而政曹急於遷轉實無暇於收拾叅下叅上之爲積滯沈鬱則一也奔競之習又倍蓰於前日其不便四也當初重臣之意蓋欲以冰庫別提二員典設別提二員還爲別檢與典設別檢一員禁府都事二員合七窠勿爲初仕之窠並爲齋郎仕滿後遷轉之階而大臣謂非正官不用其言而有此陵奉事直長之法冰庫典設禁府其設置蓋久旣非權設別檢都事初雖爲無祿官今皆爲受祿之窠則亦不可謂之非正官也今若以別檢都事爲齋郎

遷轉之階則其終始可行而無弊非如陵官變通之爲多窒碍而不便至如京中有形勢者厭避遲滯之齋郎競趨捷徑之別檢都事之弊亦可以自除矣臣本以重臣之言爲有意見今日朝著之間亦多以陵官新制爲可罷則乍行旋寢雖似顛倒宜令該曹更加商確自今大政爲始從便變通焉內侍教官實掌教誨宦寺之任自前必以生進之人擇差者其意誠非偶然曾或有以學生間間見差此則皆其先世有可紀之功德也頃年偶有一人以學生而得之因仍襲謬便成學生之窠其間見任者豈盡不及於

生進之人而官方則已壞矣亦宜飭令銓曹毋復因循也守今年限自載法典其不可弁髦也明矣近年以來此法寢弛銓曹破格而擬之得之者冒沒而赴焉此莫非私意勝而廉恥喪也豈非無據之甚乎凡人精力之衰旺固不係於年限雖已年至足任字牧者亦不無其中間或有勿拘之論而臺閣之輒爲爭執者實以祖宗定制不可撓改也並乞申飭銓曹注擬之際必考其年限俾無冒濫之弊也 朝家節惠之典只施於正二品以上者自是不易之成憲也若夫視其 贈秩而賜謚者非大賢則節義之士

外此則否焉故自前從二品中名宰之可謚者何限而曾未聞有得謚者矣頃年大臣乃舉二三名宰請賜其謚 聖上特許而其後廷臣輒援此爲請便成應行之典臣恐自今以後各以私意續續仰請而朝家無所斟酌則未流之弊馴至於猥雜而 祖宗舊制壞損無餘矣豈不爲未安乎亦宜一切防塞也

論官制劄

伏以臣伏見 陵官新制多有不便敢陳變通之道 聖明不以臣言爲不可已令廟堂稟 旨依施矣 第臣劄中只據故判書臣李寅燁所陳舉條冰庫別

夢隱集
提二員典設別提二員還爲別檢與典設別檢一員
禁府都事二員合七窠並爲齋郎仕滿後遷轉之階
矣臣更思之冰庫別檢又有二員合前七窠則實爲
九窠而此一款未免遺漏臣之不審之失著矣不勝
惶恐然念叅下七窠已無不足而冰庫別提二員又
爲叅下之窠則叅上窠縮亦有妨於疏滯之道此二
窠則姑依前爲別提似或得宜恐銓曹臨政眩於奉
行茲敢煩陳惟 聖明令該曹稟行焉

因校理李晚堅疏辭職疏

伏以臣得伏見校理李晚堅疏本極言今日事而其

論趙大壽事語意深峻並斥 筵中救解之諸臣又
謂大臣豈不知大壽之罪重難賞而獨不免牽掣依
違於其間此卽指臣而言也臣於此誠不勝瞿然之
至伊日前席儒臣遽發大壽甄叙之請仍請 詢問
於入侍大臣則 聖上卽爲 下詢臣略陳當初獄
情梗槩結之以事涉重難臣之持難之意此已可見
而乃曰叅酌 處分者不過以大壽罪狀如此只欲
聖上觀其情犯有所裁處非謂其必可收叙也而
語意有欠別白則以此而謂之依違固其宜也而臣
雖罷悞亦豈至於牽掣而然哉然使臣平日言行苟

能見信於同朝之間則豈其不相諒至此耶臣誠愧
愆之不暇尚可嗷嗷自解乎臣之無狀竊據鼎席當
此艱虞尸素踰年曾未有一策之注措一事之變通
其疏所謂 國事無稅駕之所者莫非臣罪則依違
牽掣之謂亦一細故耳臣之不堪久居職次於此尤
決矣伏乞 聖明亟許鑄免臣職以謝公議以安私
分仍念近來朝著之上舍默成風讜直無聞識者之
寒心久矣今晚堅職在論思志切糾繩不避忌諱有
懷必陳其所爲言切中時病面伏見 批旨旣許以
大意固好終以似此風習殊可惡也爲 教不但

爲翁受乃反近於摧折此豈 清朝恢言路之道哉
從古國事之日非職由於莫敢矯其非則可不戒哉
可不懼哉伏願 聖明益恢寬弘之量以盡轉圜之
美 國事不勝幸甚

因修撰鄭纘先疏辭職劄

伏以臣猥陳危迫之懇冀蒙譴斥之 恩輒承 溫
批罔知容措方將更瀝肝血冒死號籲矣卽伏見修
撰鄭纘先上疏則其侵攻臣身殆無餘地臣誠慚悚
繼以駭惑也臣以此事被斥於人至再至三而卒之
驅諸不忠不直之科嗷嗷辨明雖涉疲勞亦安得默

然而已乎趙大壽之罪係關科場雖其平日相好者亦不敢輕發救解之論以至十年之久則以臣而擔當救解者其果近似乎及其詢問之下臣未知儒臣本意有所質問則世瑾含糊其說大壽之情犯有無終不說出臣始以當初罪狀有所陳達而結之以事涉重難特以其爲未了之案而人或稱寃故雖有參酌之語亦非直請收叙之言則其意專於救解者亦果如此乎至於與之相約云者尤涉駭異向來爲大壽救解之說臣亦聞之至有要臣陳白者臣雖未嘗明言斥絕而若夫擔當救解初未嘗萌於心而發

諸口則今此云云何所據而發也至於李晚堅所論出於執法且其疏語亦不止此一事而聖批辭旨頗涉摧折則引咎之章略及優容之意者實不料其有欠於忠直之道也臣不量時勢久冒重任冥行擿墮終始跋扈而前後所被人言一節深於一節其所謂失信於私與有欠於忠直者實是士夫之羞行人臣之大罪雖使微官庶僚得此題目猶不容一刻仍廁於職次而况身居表率之地者乎臣以此枕隍之情迹而叨此隆異之恩命久使近侍之臣相守不去則亦足以添臣之罪尤豈非萬萬惶感乎伏乞

聖明亟命罷斥臣職仍治臣不忠不直之罪以警具僚以安賤分不勝萬幸

請罪通信使劄壬辰

伏以臣伏蒙 聖慈曲垂 睿察得釋重負退就閒局私心感幸有不可量今臣所處固不可妄議 朝政而若其關係大義者則身居大臣之列亦安得泯默而越視哉頃者臣之在告也聞信使以改迭 國書事馳啓而廟堂入對請許改繼見廟堂責諭信使關文始知其許改者只出於慮患之深而非以信使爲無罪也又伏聞 殿下於宰臣疏論 國書改迭

之不可 批以誠有意見尤可見 聖意之所以勉從者蓋有所爲而使臣辱 國之狀則或已俯燭之矣噫 國書改迭已屬成事今不須追論而惟是爲使臣者銜 命出疆旣傳 國書則設令 國書真有可改尚不可受其還退而請改於 本國况今日事我無所失彼甚驕妄則在使臣之道固當引義據禮明言善曉使不得肆其無禮而乃不能力爭惟其言是從不待使事之竣而持還退之書徑首歸路請其改迭惟此 國書我 主上自名之矣其尊至矣此豈臣子所可受其還退而亦何敢肆然請改耶古

人之於所持之節尚與之同臥起於死生之際則况此一御諱所書者耶然則此其罪豈但不能專對而已蓋使臣之於國書在我則無可改而甘心於還退在彼則簡慢而不能爭反要我以改之其所貽辱於國家如此而前後之狀略無引咎之意有若善自周旋惟恐改迭之或遲此無他其所慮者只在其身之留滯而君命之委國體之壞曾不以爲恤故也噫朝家之遣使臣者本欲其傳命而今反致還退之辱則可不罪之耶我國之於倭人計在羈縻雖不與之較絜曲直而在我臣子則又何憚而

不罪其罪耶况倭之自前夏所以驕我者非一端而我有深慮每每曲從馴致有此事想其視我國蔑如矣而今我若能振我國綱罪其不善奉使者則彼亦將有所敬憚稍戢其驕心矣蓋彼雖異類亦有天賦不全昧於信義之爲可尚故麗季之衰弱而鄭夢周見敬則弭其侵掠皇明之神武而李宗誠失職則益肆桀驁由此見之使命實關國家之輕重而其失職者之不可不罪也明矣且昔在丁未回答使呂祐吉等之還以其所賣來彼復書只書關白姓名不書國王又其執政之答我禮官書直名之責使

臣之辱 國兩司並發拿鞠之論以令使臣之所爲
比諸丁未則其爲辱 國不翅倍蓰而臺閣之上尚
無一言世道之日下良可慨然爲今之圖宜趁使船
之未到泊預遣金吾吏卒於境上待其回還卽爲逮
來以正其辱 國之罪使彼稍知我 國禮義之尚
存刑法之不隳則庶可爲食菘之一助矣抑臣區區
所痛惋者又不止此夫臣子之義莫大於尊君而近
日此義不明前歲西塞奉使之臣受上清差之嫚書
其爲羞恥至今未湔而此則猶可諉以未諳格例而
今此南使辱 國之事誠非尋常罪過之比於此而

若不重施 王章以勵臣節則其不明者必轉益晦
塞此其所關可謂至重且大矣惟 聖明之留神不
勝幸甚

因司諫權遂疏論科事待罪疏

伏以臣得伏見司諫權遂之疏極論今春庭試不嚴
之事而辭意嚴峻實非尋常末乃結之以丸 賜處
分以懲其罪臣於此震慄危怖無以自容敢陳伊時
事實仍請 嚴誅焉臣於讀卷之任固自知其不似
而坐違 召命亦甚惶恐不得不隨牌請 闕則禁
門已下鑰矣臣遂留在 闕下坐待諸試官之齊到

夢窩集
則時已罷漏矣臣始詣 仁政殿試所仍卽開場而
舉子之衆多比前倍蓰充滿於內外庭已無餘地且
值大雨連注紛沓益甚進善門外未入者亦無慮數
千臣分付禁亂官看審其形勢則乃以決無容人之
地回告而無他變通之道遂與諸試官相議以限禁
川設布帳之意啓稟蓋以追設棘圍有非倉卒所辦
故也及其得 旨之後欲設布帳則許多士子輩羣
起而作挈使不得排設旣不得驅入外庭亦不得限
以布帳而日已晚矣題將懸矣事勢至此則嚴守各
門之外更無善策以此更爲陳稟加定禁亂官二員

仍設布帳於各門之外使之另加防閑夫試院諸臣
亦豈不知此舉有欠於嚴科場之意而實出於萬萬
不得已也外門絕遠固非臣所目見而旣已加定禁
亂官又設布帳則舉子之出入惟意徃來云者有非
臣意料之所及也分考旣畢不卽合考者亦有曲折
諸試官前夜旣不得交睫當日科次又至夜分舉皆
昏迷不省遺珠之嘆勢所必至而至於合考立落之
際所關尤重有不可草草了當曾見別試 殿試亦
有夜深則姑停科次之規故欲待明合考議於諸試
官則皆以爲然臣卽令諸試官各取其抄試卷自

加封標合置于臣之所在房中至翌曉而合考臣之區區愚慮惟在於去取之或差而不自覺其爲違例之歸也噫近來科後嘒嘒之言無時不然而今番科場有異常例則方外之噂嗜有不足怪而苟使臣望足以鎮士習智足以善通變人之爲言亦豈至此此莫非臣愚昧無所知識而初不自量冒當重任之致尚誰尤哉臣頃承 聖批既有俟間視事之教又下遣醫看病之 命臣感激 恩數不敢更爲瀆擾之計服藥調治或冀病勢之少蘇而已浹旬日一味沈綿委頓漸綴無由就列不進不退方深惶悚矣鬼責

既迫人非亦至臣於病裏不勝駭慄亟宜歸身司敗以俟鈇鉞之及而床篋殘喘亦不能自力臣罪尤萬萬矣伏乞 聖明亟先鐫罷臣職名仍治臣掌試不嚴之罪以嚴 國法以謝人言不勝幸甚臣無任席藁埃謹惶隕震慄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之無狀掌試不嚴重速臺言略暴委折仍請嚴譴不意 聖度天大曲加涵貸不惟不加之罪反 賜溫批諭之以別無所失勉之以卽起視事臣且惶且感罔知攸處夫執法之臣旣以懲罪爲請則

夢窗集
雖微官庶僚亦不敢晷刻晏然於職次况名爲大臣
而因仍槃礴於具瞻之地寧有是理也哉臣竊又聞
之日昨論思之長以丹鳳門初不閉塞全無禁限爲
達筵席語秘雖未得其詳而禁亂官旣命拿推
該房承旨亦爲推考矣伊日變通之後使禁亂官分
守三門至於丹鳳門則雖以應辦官之故自不無出
入之事而凡科場出入之門入則閉出則閉自是規
例而今番之全不閉塞一任舉子之出入果如儒臣
所聞則誠爲寒心外門之事雖非試院目見之所可
及苟能申飭至嚴則亦豈有此濫雜之事哉臣旣忝

爲讀卷官之首其糾檢之責實與承旨無所異同其
不可獨追罪罰也於是乎益决矣伏乞 聖明亟命
罷臣之職勘臣之罪以嚴 邦憲以快物情千萬幸
甚

辭職及使事劄

伏以臣縮伏埃譴半年于茲虛帶重任罪添瘕曠屢
煩控籲實非獲已微誠未格 俞音尚靳臣跼高躋
厚靡所容措噫科獄一起百度俱廢論議互激止泊
無期宜 聖上之爲世道慨嘆而究厥所由罔非臣
罪先黜臣身可嚴 國綱而 聖度涵貸譴責不加

夢窗集
猶且縻以職秩待以 恩數其為賤臣地則至矣竊
恐 朝家處分之非宜也且臣與今首相為內外兄
弟 國有三公並據其二宜無是理其何敢一日仍
冒乎至於世子傳自是左揆應帶之任今番座次陞
降之時以臣方見帶之故政曹仍以臣下 批揆之
事體亦豈所安若夫使事之重固非臣子之所可辭
避臣雖疾病沈淹亦不能萌圖免之心而只是查事
未完之前不可冒沒作行誠有如前所陳者而今則
出疆已迫畢查難期臣之行止誠為狼狽伏乞 聖
慈亟將臣所辭並賜開許不勝幸甚

引親嫌辭職劄

伏以臣猥陳三款所辭庶冀一 俞並免伏奉 聖
批反失所圖開示丁寧有踰尋常臣惶感悶塞罔知
所措竊念臣之當遞固非一端而相避之法尤不敢
弁髦臣謹按大典相避條京外官外親總麻以上云
而元無大小官區別之文則其不可以大臣而獨不
避也固較然矣臣又取考政府故實則曾在 孝廟
朝庚寅年間故相臣趙翼方為左議政延陽府院君
臣李時白新拜右相兩臣以婚家之嫌各自陳章
孝廟命議大臣則其時領議政臣李敬輿獻議之辭

先論相避之法不可輕改之意繼以事勢不可無權宜之道爲言蓋時有陳奏之行必以相臣差遣而刻日登途勢甚急迫故也以此兩臣俱在相職李時白則遂奉使出疆此非平常無事之時所可援以爲證者也近來相臣之有親嫌而不避者似由於庚寅之有此例而揆以常憲則一向因循終有所未安臣以下應遞之人何敢苟然躡冒乎伏乞 聖明亟下臣劄于該曹考例稟處不勝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頃將應避之嫌仰暴當遞之義則伏蒙 聖

明特下問議大臣之命臣竊以爲法意不翅較然故相臣獻議亦甚嚴截今日大臣必無異辭權宜前例非所可援臣方竢 俞音之快降矣不意 判付乃以左相獻議正合予意無容更議爲教臣誠愕然失圖不專爲臣一時去就之狼狽而已也夫 祖宗典憲何莫非不敢撓改者而相避之法最爲嚴明至今謹守而無失雖京外官之曾無相避者亦有追後立法則 朝家之視親嫌果何如也久遠舊例臣固昧昧而以庚寅事見之其前之無此例蓋可知矣其後相臣之不避似援庚寅之例而臣恐其有未詳當初

曲折而然也今臣既知其不然而乃敢弁髦常憲仍襲權道豈非未安之甚而至於出疆又與相類云者亦有不然庚寅之事必以時任刻期差遣事勢有不得變通未免用權宜之道而今則使行之緩急時義之常變不可比論於前時而又欲引此爲例恐不可謂襯合也故相臣議辭中一有輕改後弊不可勝言者實是確論而臣若不有金石之典方在平時而苟遵一時權宜之道則亦豈不爲後弊之無窮乎臣方縮伏竅罪查事未有了期此時銜命出疆固有所不敢而辭不獲免期日已迫到此地頭猶可以徃役

之義黽勉作行而至於匪據之職終不可冒處而又
有親嫌必可遞之端其何敢苟然仍帶以之壞公法
而傷私義乎伏乞 聖慈特垂諒察亟許鑄免臣本
職俾得以原任徃還以少安愚分千萬幸甚

到黃州辭職疏 癸巳

伏以臣奉使出疆倏已經歲京國消息邈無承聞戀
闕之忱夙宵靡弛歸到我境始伏聞 邦慶稠疊
綍儀載舉臣民歡忭遠邇惟均而臣獨後於賀班未
共呼嵩之祝此實臣之所大恨者而且臣又聞科查
收殺之後諸考官舉皆坐罷而臣獨免焉臣誠惶媿

夢窩集
莫知 朝家處分之何據也蓋前春科後中外曉曉
之言殆無所不至而或以舉子之闌入試官之房疑
之以奸濫易生至囚其諸考官儉從而覈問焉始以
丹鳳門之不閉爲言而敦化門又終歸於或開或閉
之地矣雖曰試官深在不能察見外面而苟使爲考
官者果能處事周詳防禁至嚴則外人之駭惑亦何
至於此甚而况臣則冒忝 命官之任專管試院之
事事在睫前亦多失察詬責之言至今不已則其他
尚何說哉若論掌試不嚴之罪臣實爲首而特以大
臣之故旣停儉從之問又免應被之罪此於事體法

意果如何也臣本以埃譴之身勉承專對之 命已
貽一時之嗤點今者同事之人旣被譴責而臣又晏
然無事則物情之未允當復如何臣在途中露章自
列極知煩猥而一向泯默前進自同無故之人亦有
所不敢晏然者茲敢冒死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情勢之難安亟許鑄罷臣職以伸公議
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陳西路民瘼劄

伏以臣奉使往還之際兩西士民以臣爲大臣凡係
弊瘼在在狀訴殆不勝其紛沓而其中實有不可不

釐革者欲一劄陳久矣第復命之後疾病添重長
委床席重以喪憾悲苦昏頓實無以綴成文字未免
遷就至今矣關西之館軍與并站兩事最有不便之
端臣亦欲言之而此則憲臣目擊其弊既已疏論無
容臣疊床之說只矣朝家處分而此外亦有一二
可言者伏願聖明澄省焉我國良役實爲百年
痼弊民生之倒懸至于今日而極矣恭惟我聖明
深軫此弊欲有變通屢下明旨警飭廟堂而只緣
國綱已隳民志易撓終不得大更張只以未策中
外不緊名色並許沙汰仍以遍諭道臣聞帥各以

營屬出給列邑俾充逃故之額則身居承流宣化之
地者宜體聖上惻怛之意不敢留難劃卽舉行以
除生民一分之弊而臣聞朝令之下諸道方伯各
其營屬終始靳惜無意劃給或各邑有所侵犯則輒
發關致責雖已充定必令頓下而後已朝家命令
先格於藩臬聖上懷保之澤不究於蔀屋豈不大
可寒心乎至於海西則土地之褊小人民之稀少非
如諸道之比而營中所屬各色名目則不翅夥然矣
取諸彼而潤一營者反有加於諸路而最是牙兵並
其戶保遍於列邑者殆無慮累千而以其役歇之故

便爲良民投入之數各邑簽丁之艱辛實由於此豈非無據之甚者乎臣竊伏聞監司吳命峻之辭 陛引見也特下營屬割給之 命咫尺 玉音不翅丁寧其在藩臣之道宜卽奉行於下車之初而顧乃蹶蹶觀望輒以難處之意費辭馳啓只就兵營隨營牌臨急割給以爲塞責苟勘之地所謂隨營牌其數果濫則亦可以汰定而本營牙兵雖以兵爲名曾無團束之事只收其身布而已而其數亦有過於隨營牌則獨不可割給乎噫監營兵營俱爲一體捐存冗繁宜無異同而在彼則去之甚易在我則吝不忍與旣

絕守令簽丁之路畢竟過限未磨勘者啓 聞請罪守令之以此獲罪其亦冤矣夫諸道牙兵之創設蓋爲方伯緩急之用而營門只以多多爲善列邑坐失其良民其弊靡有窮已此豈共濟 國事之義哉臣意則各道牙兵雖不可盡罷宜自 朝家酌定其額數亦須以公私賤充補俾不至濫侵良丁而如有建越定式一向冒濫者隨現責罰而前頭御史之行方伯闔帥之尤甚方 命者亦皆廉問以來則庶爲警惕之道各邑亦有容手之地至於關東則道內東伍監司旣與防禦使分而領之此亦便是親兵雖不別

設牙兵可也而竊聞原州所在牙兵厥數甚多以此本州簽丁之難比他尤甚亦不可不革罷悉付本州而區處矣鳳山白土掘取輸運之役爲數郡莫大之弊民生之困瘁甚矣此係國家燔器之用固是不可已之役而竊聞白土產出於郡東太山之頂而必須鑿掘數十丈始得正土故動一境之民而悉趨其役旣已掘取之後去船所且遠載寧安岳黃州等邑亦不免轉輸之弊而不幸而或有敗沒之患則又驅定船之邑與本郡之民而更責掘取輸運之役一番運納幸而無事其弊猶不可說至於再掘三掘民何

以堪命乎然民情亦知其不可猝罷請改運致之路相率而號訴於臣蓋金川助邑浦卽瑞興以東各邑田稅裝載之所也較諸海程雖有遠近之殊若自助邑浦裝載則不過一二潮可以到泊於京江其視海運安危淹速不可同日而語雖其船馬運價多寡不同旣爲萬全之道又免再掘之患則若干運價之添給亦何足恤乎臣與各邑守令商論則其言亦如民訴宜先詢問便否於本道俾有所善變而蓋此掘土之役實是他邑所無之弊其間艱辛之狀騷怨之端難一二言而最是入塹而時遭頽壓之患涉海而

多致覆沒之慘噫今茲之役本自揚口移來而揚口雖云有弊江路之便近非如越海之險遠曾未聞有覆沒而再掘矣一自變通之後其弊視揚口殆有甚焉其在 朝家矜恤之道宜有別樣蠲免之典臣聞詳定磨鍊之時本郡則一結出米至於十七斗亦可謂偏重矣今若永減數斗以示 朝家德意則庶或為慰悅之道矣平山曾於癸未年間年事失稔民命近止而無粟可救請得賑廳大小米太合一千七百餘石分賑飢民而其時受食民人流散頗多不得不侵徵隣族年年收捧上納者已至一千一百三十餘

石又自本府會錄而捧留者亦至三百四十餘石即今未捧大米九石十斗零田米一百六十八石零太五十一石十二斗零而此則皆是指徵無處鄰里分徵實為冤悶還穀蕩滌固為近來痼弊臣常病之而今此未捧既無可徵之道而其數不過為二百餘石則徒擁虛簿實為無益適足為一邑之弊恐莫如特許蕩滌俾無橫徵之弊也海州以營下劇邑物衆地大素稱難治而一自分牧之後日益蕩敗殆不成模樣以此人皆厭避前後蒞任者多般圖遞鮮有過十朔者馴至於莫可收拾之域 朝家宜軫數遞之弊

無或遷動可也而頃者政曹以韓山爲凋弊而移此授彼物情皆言其失宜蓋以海與韓大小相懸而其爲弊邑則此甚於彼也今以嶺邑之有聲績者移授於洪九采之代益見其前日之無端移差實有乖於政格也自今以後宜飭銓曹其有治理已著者切勿遷動俾責蘇殘之效兼杜厭避之習焉義州地是邊頭彼我使客之所交會一府將士奔走勤勞實非尋常臣於留灣之日接見武士亦已多矣人物材地無非豪俊真可謂好身手也蓋其風氣所鍾自古而然而特以京師逖遠拔身無階抱才沈鬱前後何限在

昔捨攘之際 國家得其死力者斑斑可考頃年因出疆大臣之言亦有一三人別爲錄用之舉不但一時聳動至今傳爲美政近年以來此事寥寥遐方物情頗懷落莫之嘆今宜分付道臣使本府拔其尤者報于道臣道臣轉聞于 朝依舊事特令收用以爲邊人激勸之地平壤居士人黃順承卽關西之善士也其高行篤學實不易得屢登薦剡而尚未霑一命甚可惜也亦令銓曹亟先收拾以慰遐方之士望今臣所陳弊瘼皆是沿路所聞而臣於入京之後又聞關東有築堰之事大爲民弊輒敢附陳焉夫堤堰一

事雖曰有國之政必須審量便否乘其農隙而治之
乃合於事宜而近來憑公營利之徒借力卿宰圖囑
方伯而占取上腴創起浩大之役所割者民田所驅
者官軍恣意所欲威令風生則本官莫敢留難隣邑
竭蹶赴役至於廢農裹糧而趨之遠近騷然怨聲載
路固多有人言矣以臣所聞而論之則春川築堰最
爲可駭蓋其主謀者乃士人李公胤而挾其醫術籠
絡一世以此中外莫不佞助而曲成之若其役糧難
於辦出則如本州五百餘石大同稱以災邑民力難
以本米收捧贖報該廳亟請代納從輕折錢而錢出

於公胤米入於公胤彼窮民之無告者虛受折錢之
名實當出米之困烏在其爲民周旋之意哉若其役
夫難於私募則指使方伯督發四五邑煙軍而各邑
少或持難則輒加威迫不計農節而發之又囑都事
使自摘奸刻督役夫俾就其役爲一私家之役方伯
以下左右宣力乃至於此誠可謂布衣有權也大開
利竇重貽生民之困人情莫不憤痛此而不懲後弊
難防所謂主謀者李公胤當該方伯守令不可不嚴
覈處之且聞京中駟儈輩截斷昭陽上流以爲掘浦
作番之計此是大江公私船筏之所通由而敢爲此

無前之役多費木石以塞江路其為情狀萬萬痛駭亦令攸司摘發其人各別嚴刑定罪此外峽中築堰之役亦多有之殘民疲於奔走不安其業宜令一併禁斷以為峽氓保存之地且臣於泰英事常所痛惡意見實與判府事臣李會之獻議無所異同故臣果以與某議同書進矣其後重臣一疏再疏強辨不已又至于三而其所譏切愈往愈甚至以艱辛傳會為辭全無一毫顧藉之意如臣無似名雖大臣受其侵侮昔非不足今何足嘆而如李會之明識確論欲正倫綱反被無限詆斥臣誠為世道慨然也臣以同辭

獻議之人理難獨為晏然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以謝人言千萬幸甚

論訓局變通之道兼陳時弊劄乙未

伏以臣待罪訓局提舉目見本營形勢萬分切急有不容愆然略論變通之道兼有區區膚淺之見久欲一陳於 筵席而適值 聖候常在靜攝之中雖間有入對之日而語涉繁冗未免囁嚅而退今並煩瀆於此時不勝惶悚顧此陳腐之辭雖無可採之實而芻蕘之說亦聖人之所擇伏惟 殿下試加澄省而裁處焉訓局宿兵之制創自壬辰喪亂之後而至于

今百有餘年矣加賦三手之糧以繼其廩料各捧三保之布以供其衣資原初設施之意實出經遠之圖而近年以來災荒荐仍保布漸縮資用頓竭將至於莫可收拾之境豈不大可憂哉治兵之道莫先於鍊藝一年之內必爲四等中旬實是獎勵之美規而第其一巡賞布殆近百同中年以後只行兩巡者實出於恤費之意及至近歲兩巡猶艱而此亦停廢者居多矣以此軍情益懈技藝全拋戎政之疎虞孰有甚於此乎蓋本營規制與他自別當其設局之初大將則只管訓兵之政若夫火藥鳥銃弓箭軍色皆有提

調營中凡需各令進排逮夫中年盡罷諸色提調皆使大將兼管獨糧餉提調尚存而至於鹹土鐵炭之價中旬賞格之布則皆自戶兵曹逐年進排故營中需用不至苟艱矣壬戌年間罷中部而屬禁營後以其保人仍屬本營各項雜費使之全然擔當遂罷戶兵曹之策應自此保布太半歸於雜費矣保布一年應捧之數本來塵支當年之用而在前以其事體之重非與他等雖當凶歲不入於災減向因 朝家特施一時之惠始創無前之規每年未收旣甚夥然又其災減殆無虛歲則實非可繼之道也 朝家亦慮

夢齋集
用度之虧欠著令戶兵曹充給其代則只以如干塞責輸送而已絕無準數劃給之時本營既失於逐年災減又不得取償於兩曹而財用他無可生之道軍需漸有難支之勢觸事艱窘隨處苟且向來儒臣疏中所謂有同寒乞兒貌樣者卽其勢然也久遠欠縮姑舍勿論甲申以後十年未捧已至四百同之多而若其災減則其數殆過千餘同矣前因大將之請又申劃給之命而其時戶兵曹各以百同移送其餘皆置之相忘之域兩曹留儲雖曰未敷亦豈無隨便充給之道而朝命久未舉行事體至爲未安本營

屢煩文移亦皆視爲尋常終無相濟之意宜有另飭之舉矣軍餉保米本是卜馬軍朔廩之資而其未收與災減又如保布之多而此則以其事體與保布不同雖有災減充給無規故馬軍放料尤患難繼朝家曾命別得良丁充補其保而厥後所得不過若干此不足爲萬一之補必須從優加得庶可以成樣而成命之下至今遷就者蓋以良丁之爲難也備局近有查得良丁其數頗多革罷鷹軍又無屬處亟命推移充定以補一分之資焉凡此變通皆不過舉行成命而已而若又一向寢閣終無以救其凋敗

夢窩集
將爲一弊營而止耳到此地頭無他道理只當一依前規賞資則復責兩曹進排保布則勿許凶歲裁省不然則或加定砲保收其布以備災減然後庶得以復其營制矣別營卽捧留三手米支放軍兵糧料餉廳亦儲畜財穀策應都監凡需而並使度支主管矣三手米一年支用所餘無幾又因災歉稅入大縮地部每以他倉之米推移支用原任大臣冊子中雖以蕩春臺設倉移儲爲言而今則實無餘儲可以移置者此則當觀前頭事勢而處之而至於餉廳則本廳措置之路軍門取用之節不相照檢事多掣肘且外

方屯田不爲不多而大半爲中間耗蠹之資稅入之不實愈往愈甚以此用度每患乏絕亦難收拾今若移屬都監令大將兼管一如烏銃火藥諸色之爲則財穀出入可無不相照檢之患屯田收拾亦有隨便變通之道矣本營曾有水下船九隻秋冬則留泊於江都謂之待變春夏則運穀而徵稅以補軍需者蓋其設置本非無義而辛卯年間爲慮船材就其元數減去四隻今雖不敢遽請復舊而三南統水營戰兵船之退出者間年分送於兩西沿邑此外尚有餘數私自斥賣者今若擇其稍完者四隻依兩西例輪定

上選於本營使之改鑿以補其闕則實合當初創置之意而亦無船材耗費之慮矣本營累千枝卒所持弓銃皆出營備苟有傷破隨即改造故弓冶之役無時可撤工匠之費亦甚不貲而至於弓角自戶曹必以七十桶逐年輸送者自是舊例而近年所送只是三十桶以此應改之弓多未修造賞格所用尤難生意施賞無物埋沒甚矣近聞地部黑角所儲頗優自今更依舊例必限七十桶輸送之意另飭于該曹恐不可已也昇平日久師律解弛編伍之卒輕犯軍法少有罪過輒以逃躲爲能事至於今番逃軍事而極

矣軍兵逃走自有其律而若其容匿逃軍之罪則曾無令甲故其爲親族相知者許其隱接恬不知畏今若以容接逃軍者各別論罪事嚴立科條另加知委則庶有一分懲戢之道矣我 國良役實爲百年痼弊民困已極邦本將蹶此 聖上所以屢下惻怛之教俾講變通之策者也凡在廟堂之列者孰不欲感激奉承以副我 聖上恤隱之盛意哉第其變通之策自前先輩以戶布爲第一良法近來諸臣又以口錢結布與游役布各陳所見具曰可行雖未知何法果爲十分恰好而以今日體統紀綱人心世道恐難

輕議於大更張故頃日 榻前大臣諸宰多以各項
新法不可遽行相繼陳達羣議槩可見矣而 聖意
猶未釋然於諸臣之言又以別思變通 下教愈益
丁寧 聖明之終始眷眷於民事若是懃懇則豈敢
爲規避沮尼之計而如臣之才識空疎智慮淺短曾
無一籌半策有裨於 國計民憂者今豈有別樣施
措之良策乎惟我 聖上深居九重之內特軫蔭屋
之下慨然有志於懷保之方而在下者終不能仰贊
聖意俯濟民艱使八路元元之望終歸於無實之
地此實羣下之責可勝惶悚哉噫 國家昇平已百

年餘矣生齒之繁庶未有如今日者然而今之隣族
之弊莫可救藥此豈真無良丁而然哉誠以投入之
歧非一避漏之道多端而守令懶於搜括人吏巧於
盜弄也且諸路藩閩守令收布私用之類不翅夥然
而豪右之徒武斷鄉曲多匿良丁作已私人非 朝
家所知者其麗亦無限矣近來籌司間有良丁查覈
之舉而徒貽煩碎之弊實無一分之效爲今之道諸
般新法併姑擔閣更勿枉費議論只加嚴責於藩閩
各其營屬可以派定者爲先出給各邑又勅列邑各
其邑屬雜色亦併破定又括私家所匿以充闕額而

夢密集
自 上間發繡衣另加廉察以隣族侵徵之多少爲之殿最監司兵使之尤甚私護營屬者亦自備局隨聞啓罷其容匿良丁者令道臣常常摘發繩以重律則其弊亦可少緩矣仍竊惟念 國家苟能十分節省量入爲出則雖或有未捧於逃亡物故者亦何至不成貌樣而顧今冗費比諸數十年前亦已倍蓰不先正本欲救其末是猶抱薪而救火也誠願 聖上先自官省凡干不急之費特爲剋減而此則度支亦然亟 命戶兵曹條奏近來經費之新創而可去者一切裁節焉 國家經用專靠於田稅而輓近以來

稅入不足常患難繼此實由於田結之虛疎經界之政有國之先務而量田之不行蓋已久矣以此諸路田結無加起之報有漸縮之勢則稅入之隨減經用之難繼其勢自至然矣若三南寸地尺土無不起關所謂舊陳絕無而產有而卽今實結視元帳不啻半減三南 國之根本而其爲漏縮如此尤豈不寒心而畛域漫漶第次不明災實之相混爭訟之繁興亦莫不由此 朝家每以猝行鉅役爲難兼值荐歉或慮其擾民而遷就至此識者之慨嘆久矣昨年湖南監賑御史洪錫輔書啓中論此事以爲令本道方伯

兼均田使都事兼從事官擇守令中剛明解務者定
爲差使員先從稍實處或七八邑或十餘邑逐年改
量則不出三四年可以釐正云者事甚簡便誠有意
見故其時以待年舉行之意措辭覆奏矣今若試依
其言令各道監司守令先從稍實處漸次行之則似
不甚騷擾而其所釐正亦不至於三四年之久若夫
諛以年事不登必欲更待他時則恐無可行之日凡
事貴在神速斷而行之實合事宜矣 國家設糶糴
時平則爲民食軍興則備兵糧原初本意蓋非偶然
而第其穀物之多少不係於郡邑之大小或有邑小

而穀多者或有邑大而穀少者何其不均之相懸至
此也蓋聞穀少之邑搏節分俵廩延其命而亦無以
繼其後則不得不移粟而濟之其往來受納之際艱
窘旣甚耗費又多而民以爲病至於穀多之邑一年
一戶之所受多則三四十石少不下二十餘石或十
餘石民間雖不甚願受而只緣官家逐年換色之故
不得不強受而及其秋捧艱難備納力有不逮則多
至蕩敗產業或引年未捧積成逋欠則不得不蕩減
蕩減之際又多冒混民不蒙實惠而官失許多穀物
此宜有所變通而因循姑息不思所以均平之道臣

實慨然也今若以諸道各邑穀物之多少民戶之寡衆互相憑準參酌推移以此有餘補彼不足要令一年足以分給又儲一半留庫之資可除多少不均之弊而如是推移之後又有餘剩或經年殖耗數又過多則自賑廳割取定數外所餘者移送本廳從便區處以備水旱不虞之用亦似得宜或者以隣比之境分排無難而遠邑移送反貽民弊爲慮而此則有不然者船路相通之地雖遠自可運致而若在山峽僻邑則或作錢或作木各付其邑還作本穀則移轉之弊自不必爲慮頃日以各邑民戶少而軍摠多者已

有推移變通之命此事亦類於是恐無掣肘難行之端矣夫兵器卽國家戰守之備其精利朽鈍實爲勝負成敗之所係則顧不重歟且其製造之役出於公家則事理當然而今使之私造仍爲私蓄於其家可乎否乎三南兩西月課皆有烏銃火藥鉛丸而近年以來自該廳悉付私人作爲貢物給價措備分送外邑而聞其銃鐵不甚精鍊只取外面賁飾故臨放拆裂者居多火藥則硝黃少而柳灰多故藏置稍久多不起火外方受去者皆以爲不便莫重兵器果皆如此則可知其爲不合於戰具而又其未及分送之

前併皆留蓄閭家作一武庫其爲未安莫此爲甚其不可不罷也決矣當初該廳之爲此事蓋爲除取半利以補需用揆諸事體固已苟且而貢物主人之願受者其意亦在於食其贏而濟其私則其不能盡費其價克致其精勢所然也亦何暇察其精粗也兵法曰機械不利以其卒與敵緩急所賴莫先於機械而以此朽鈍倉卒臨敵其敗可立而待豈不大可懼哉所謂月課貢物亟宜革罷以其價移送各軍門使之措備則機械自可精利而事體亦得歸正矣騎曹經用專靠於軍布而在古則素稱其饒中間雖漸減縮

猶有累百同爲封不動足以備不時之需矣近年以來耗損日甚殆至於難繼之域雖緣災減連歲浮費漸廣而胥吏用奸之弊抑又甚焉色郎則遷動頻數席不暇煖該吏則便同庫氏奸蠹滋長上納軍布或以瓮木換納或以未納爲已納肆行胸臆罔有紀極以此本曹經用日益艱窘吏屬家業日益侈富頃者本曹亦知其弊源行關列邑查問其前後納未納則有一南邑文書果以未納爲已納色郎方將究覈之際一老吏自知其罪敢出圖免之計遽行重賂未免現捉見方囚覈果係盜竊固當置法斷不饒貸而爲

今矯弊之道必須另擇色郎限年久任使其出納之柄不歸下吏取其準朔勤苦功庸著聞者別爲遷擢兼爲試才擇人之方其中老黠諸吏一併斥黜則庶有所懲戢且其上納軍布別定差員領納于本曹如都監砲保之爲則事可着實吏輩亦無所容其奸矣詞訟之官爲任緊重不可不另擇亦不可不久任而竊觀掌隸院既不能常擇亦不能久任以致弊端滋生誠可慨然本院吏胥素號奸濫用事而曾未聞有摘發懲治者矣頃者朴鳳齡爲判決事奉公恪勤處事剛明以外方陳告免賤率多虛僞乃能力加查正

其所還賤殆以累千計而所謂立案無非僞稱 啓
下用奸吏屬併已嚴囚自當依法重究而查事未了遽移他職不但吏輩還有生氣至於還賤之類亦皆羣起而爲圖免之計以此物情皆惜其不久此任矣今宜另飭銓曹本院堂郎併皆擇差而郎僚則本有久任之規非所可論而堂上如得其人則亦宜委任責成切勿遷動使其未了查事終始究竟焉大同實救時之便法條目纖悉式例嚴密苟能行之惟謹守而勿失可保百年無弊也夫何近來引年預受既多年條換賣不絕反爲主人難支之弊以致公私俱病

豈非可慮之甚乎凡貢物給價自有年條月限有不容紊亂舊式而今則引年引朔便爲常行之事此何故也蓋主人輩既受其價專應其役兼取贏餘以資生理而已則寧有不足難繼之患而其間花消浪費不一其端及當國役無以責應則臨渴號訴必得預受而後已在公則終爲耗失之歸在私則漸至艱窘之域至於年條換賣其弊尤有甚焉近來中外設賑鳩聚穀物則必曰年條可買各衙門有所料理轉販取利則亦惟曰年條可買彼貢物主人徒取目前一時之利罔念日後無窮之害私相和應惟恐不售

輕用米穀而賤買錢布其買之者欲占其利賣之者爲副其急則其間彼長此消彼得此失者可推而知而亦或有一二人獨自盜賣多人之所共分者臨時現發爭訟紛然如是而何得不至於殘敗乎自今以後引年引朔之弊一切申飭年條換賣之事亦加嚴禁而苟有潛賣者屬公其物勿施其事則法可以久行而亦爲主人輩保全之道矣凡駟僮雜流惟利是趨勿論京外錢穀所在則必百計鑽附耗公貨而潤私橐者日以益繁不亦痛惋乎防納之弊國有禁令而巧作名目受出許多銀布畢竟以無用雜物苟

充以納銀錢雖久藏蓄本無傷弊之理木布或慮腐損亦有區處之道而輒爲私人射利之資以此府庫之內雜貨陳陳充物銀布則一出不還奸人之耗損國貨固已萬萬痛甚而官家之捐有用而作無用亦豈非未安之甚乎且近日各衙門所謂差人者蓋此類也或希功而望賞或憑公而營私到處弊端難一二言蓋各衙門或有所營爲則奸細之徒夤緣迎合其所爲言無非興利銜能而聽之者多傾信不疑委以千金之資不問其出入是豈真有才智幹能善於料理哉不過以某處米穀換取某司錢布耳此事

只費一張文移足以辦得夫豈待差人爲哉而反以爲功濫竊金玉者殆不勝數况其反覆轉換之際自謂辦事者率皆罔市利而病民生不然則又皆一敗塗地無可藉手而甚者因其敗而愈進旋出他色公貨破東補西指本謂贏姑掩其迹不圖其後卒亦至於敗家亡身不保妻子而後已當此時也雖萬戮其人何補於喪公貨而失民心乎今宜申飭京外官府防納與料理之徒一切嚴禁則庶可以塞奸竇而裕公貨矣

